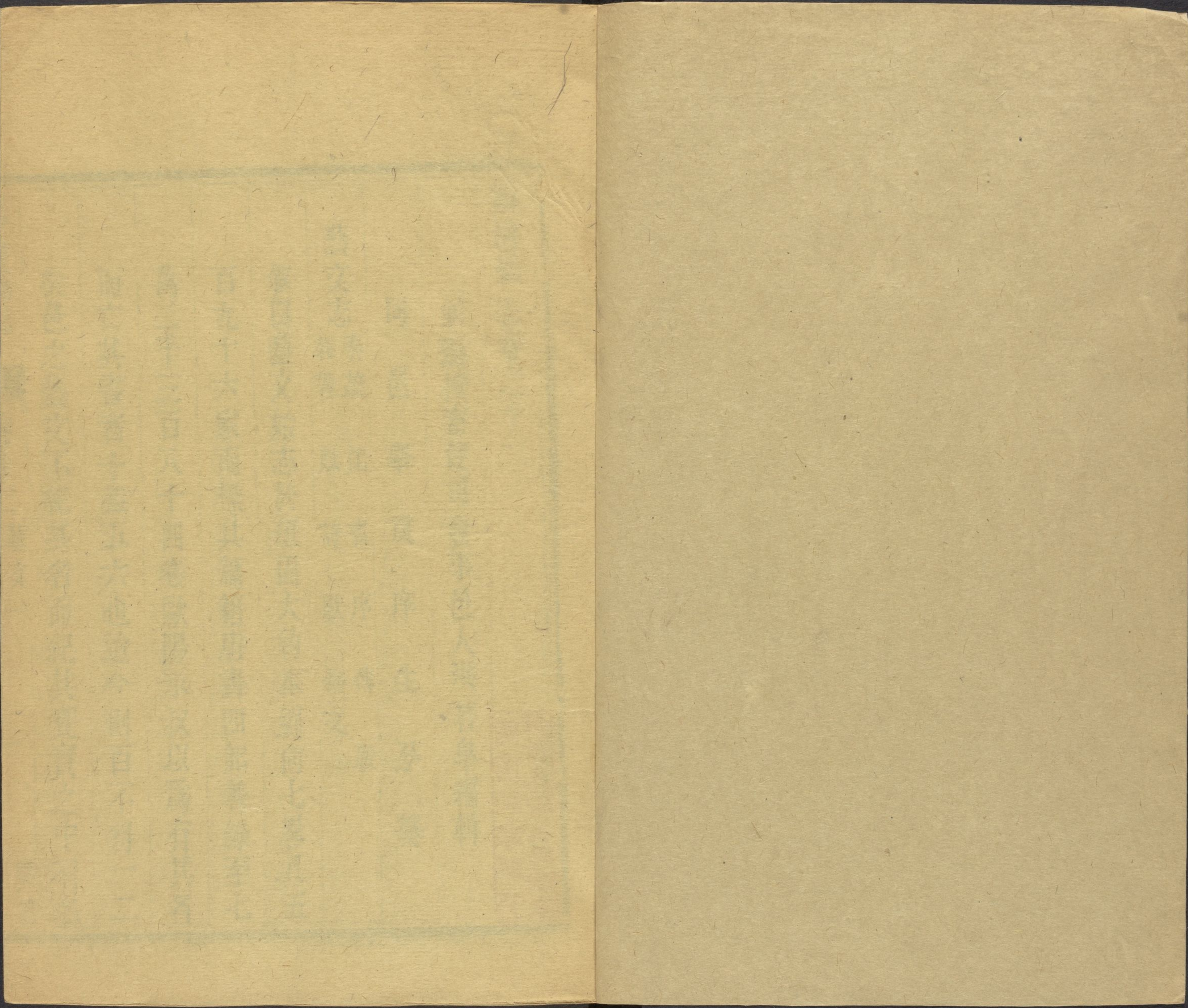


重刊臨海縣志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6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6hL 3210/763.81



臨海縣志卷之十二



候選按察使司僉事邑人洪若臯編輯

同邑舉貢庠生分纂

藝文志 奏疏 記 書 序 傳 跋  
雜著 賦 詩 歌 祭文

叙曰藝文始志於班固大約本劉向七畧凡五百九十六家而標其篇籍唐書四部著錄至七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歐陽永叔以為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迨今則百不得一二矣邑之藝文不紀其名而紀其實實之中有名

臨海縣志 卷十一  
焉曰奏疏非長統之昌言則宣公之條議首伏  
蒲之章重入告也次記次書柳柳州之景物媿  
媿多風阮元瑜之柬箋翩翩足樂次序次傳皇  
甫弁言三都價湧龍門行狀百氏生存後題則  
有跋論贊銓評之類也別流則有雜著語錄談  
藪之倫乎賦先乎詩梁昭明之體裁詩別乎歌  
李陽冰之撰次祭則顏光祿文則賈長沙于以  
表終焉作藝文志

奏疏

乞迎奉上皇篤其孝心疏

宋靖康元年

陳公輔

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  
之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  
也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  
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  
冬緣寇禍作過深厭萬機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  
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卽大寶此與唐睿宗因  
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惶懼入請其事類矣豈  
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卽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歡好之

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已之詔豈有異志耶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耶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睿智寬厚豁達不防姦邪浸以疑惑今旣自感悔斷然不疑以

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無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爲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下親書爲開具上皇罪已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內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艷如此非陛下承付託

之重賊兵遠遁京師復安政事修舉人心歡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風示四方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臆哉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於四海陛下貴爲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

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德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惟聖慈裁之不勝幸甚

論剛德疏

宋隆興中

陳良翰

臣聞天以剛德爲主故轉運而無窮人君法天以剛德爲主故應變而不匱聖人之作易於乾卦有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之七德以剛爲首故於天則曰

臨海縣志 卷十二  
行健於君則曰自強人君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可不取法於斯乎恭惟陛下沉潛之志得於天縱果斷之誠發於自然動靜語默密與道會可謂見天地之心通神明之德者矣臨蒞之初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其恢張治具當先以剛德爲主然後賞罰由茲而可明風俗由茲而可正財用由茲而可節號令由茲而可一何謂賞罰可明易之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本乎其德剛健而文明慶賞刑威人主之至權也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倘

名器濫而冒賞多典刑輕而畏法鮮將何以勸善而禁非故烹阿而封卽墨威王所以大治也何謂風俗可正易之履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本乎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蓋士農工商皆民也而士尤爲風俗之本倘爲士者不安選舉之法而望速化從宦者不安州縣之職而望超遷奔競成風巧僞相扇將何以厲廉隅而化庸懦故聘嚴光而起卓茂光武所以中興也何謂財用可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本乎剛柔分而剛得中今也州縣之吏星火而

急征求祠廟之官安居而食廩餼或增秩以加俸或起例以添差故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李吉甫所以陳省併之說也何謂號令可一易之渙曰渙汗其大號本乎剛來而不窮蓋發號施令安危所繫今也令之弛張或由臣僚之奏陳法之苛細或自有司之申請議論則未精思慮則未審遠著之令甲載之教條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吏緣爲姦民聽愈惑故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杜周所以被刻深之譏也故凡此四說者本乎剛德則可行行之而能久

也不本乎剛德則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久也洪範曰沉潛剛克繼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繼之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剛之不可已也如此臣願陛下專以剛德爲主核名實之當示黜陟之公則賞罰明矣進廉靜純實之人退浮躁衒露之士則風俗正矣嚴擗節之制去冗食之員則財用節矣除繁密之禁申簡易之條則號令一矣持之以堅行之以久將見朝廷之政穆穆而迓衡海隅之民皞皞而擊壤中興之業白



此可成矣臣不勝管見惟陛下裁察

興水利以足課甦民疏

明洪武二十五年

蔡民玉

臣生長菰蘆之中荷鍤負耜遭遇聖明羅及土苴超置侍從之班此古今所希邁而臣碎首階下時也仰叨國家厚恩鞠躬盡瘁以先天下之急臣之職也而深體皇上愛養元元遍及六合一夫失所必動聖心切臣本鄉地土自二十五都至三十二都幾二百里編戶數萬稅糧數百石有奇民皆椎魯刀田而地形上負山下阻海水旱易以爲崇旱未旬日卽闔境龜

折極目黃沙稍滂則瀦爲沮洳鯨鯢穴焉民往往無歲卽饑妻穉猶不給官道道蹇相望日不舉火十廬而九臣習見瑣尾流離之狀而不急以上聞此臣奉職不忠大有負于皇上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如納溝中至意也臣按地脉所宜鑿河若干置閘若干總萃之古橋閘旱可蓄水以瀉斥鹵縱遇風雨不常稍一啟閘卽可洩之海爲此冒死繪圖以獻非敢干冒天恩要譽鄉黨也伏願俯賜矜憐以臣圖勅下台府正官令之按地鳩工則數萬生靈永沾濊澤而東南稅

課不假鞭箠矣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請慎出納以清弊源疏

明洪武二十九年

蔡民玉

臣聞王制大同法恒慎于畫一而民俗易窳弊尤滋  
下多端是以自古創業之主未有不定制度明示天  
下一統而不可違越者也武王克商他務種種首致  
謹于權量詎不以通都窮域峻夫紅女俱不能一日  
舍斗斛而為王者三重之一事哉陛下順天應人同  
符周武創制立法綱紀畢張虛置周詳無一漏溢開  
闢以來所未覩也第斗斛之制而博底隘出納恣奸

且人人異同漫無定規故豪右得恣情溪壑而愚氓  
日就漁竭者也臣歷考前朝無如宋又思院之制為  
善其制悉如今日而倒用面甚殺大者徑不滿尺底  
之縱則五倍之假令臨以桑孔輕重其手為利幾何  
尚恨當時僅存此制不遍布之天下若真有待于大  
聖人之考定矣臣本草茅無裨聖政敢以稽古一得  
用瀆宸聰伏乞倣文思院舊制治鑄鐵斛務要底博  
面隘仍置若干斛頒示各省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  
自一石以下毋得大小異同誠王政之首務治平之

良規雖成周不得專美于前矣

請大駕還朝疏

明正德十四年

葉忠

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其居處則有九重之邃其出入則有警蹕之嚴其身則有保其動則有師不幸而天下或弗以靖也亦惟命將出師而已故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豈故爲是示尊貴崇清穆也哉蓋天子者社稷之主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也故不下堂陞者盛世之所以爲治君行師從者後王之所以爲荒乃有甯藩不道陛下因而赫怒

整兵舍嚴密而涉江湖離崇深而卽戎旅一將之勞上厯萬乘大君之貴戒失垂堂識者以爲非策久矣今幸而天爲社稷除殘都御史王守仁等憑仗天威將一槩元兇繫行在此正陛下振旅還師之時也顧乃悠悠六飛遙遙歲月自燕而兗自兗而徐自徐而淮自淮而揚道路苦於候迎州司疲於供應人心搖於疑似外國致於非笑夫功已成矣武已振矣天下已無事矣可以歸而猶未歸者殆必讒佞之人惑於左右眩於是非而不爲陛下陳幾務利害之實也臣

職忝言官心惟國是請爲陛下條之蓋陛下之不可以不速還也其大幾有四不可以久處此者其大害亦有四夫陛下之天下誰與之哉天地祖宗之所以福陛下者也今天地則大祀之期將臨祖宗則三時之祭或缺仁人孝子當必有弗安乎其心者其幾一也皇太后惟陛下下一子蓋欲朝夕一見顏面以爲慰悅今侍膳之禮久曠則倚閭之念必勤其幾二也三年一朝覲者帝王常典也茲天下多官咸會集於輦轂之下履端之賀其可廢乎其幾三也三年一殿試

者國朝彝憲也茲天下多士咸感慕于風雲之會臨軒之策其可愆乎其幾四也他如未徹重瞳而稱聖旨不出宸斷而決國是幾務滯而弗行社稷處而失守乖人心而戾理道者可勝言哉此其幾之不可以不速還者此也以害言之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易曰不戢將自焚今罪人之首旣得凱還之命不班師老而暴其害一也江淮吳越一帶旱潦頻仍父子不保今復以六師擾之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民苦而怨其害二也臣聞陛下居非大內之嚴行無清塵

之禁醉臥隨意所止之舍惟情是便昔人有言曰白龍魚服困於預且其害三也臣又聞陛下時樂處於漁獵之間身每試於山溪之險或虎狼突前而爲不及防或風波忽興而莫爲之備昔人有言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彝接軫其害四也他如倚勢者妄爲請求圖安者廣爲賄賂奴隸下及於冠裳需索公行於府庫逆人心而損國體者可勝言哉此其害之不可以不速還者此也嗚呼振旅以歸也足以成天下之幾頓旅以止也或以受天下之害陛下聰明天錫智

勇夙成夫豈不足以決擇此也哉茲必有左右之臣親信之倖所以爲陛下謀者弗忠且蓋也臣愿陛下上念宗社之托下順臣工之心速發明詔即日班師詩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將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天地幸甚神靈幸甚天下黎元幸甚

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

明嘉靖中

金賁亨

臣聞孔子續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以享有王祀久而彌尊當時速肖之士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祀于其庭後世膠

於著述之說而或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侗者而不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者也臣嘗溯其淵源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于從彥從彥學於龜山楊時時學於河南程顥兄弟顥常送時南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卽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

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侗嘗稱其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彥所得於時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熹狀其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

應曲酬發必中節又述鄧迪之言曰胷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觀熹之言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者也雖無著述而熹所編錄遺書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常尊信而服行者則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能及者此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者也從彥嘗令侗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謂程氏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

互相發明而深得子思中庸之旨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於禪侗深領而亟稱之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弟子相傳之的至正至明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是故從彥之功在於侗侗之功在於熹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生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也哉此

其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知從彥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嘗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考其素行皆背吾聖人之道正以著述微勞皆得祀其所著述又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儒之賢而不得與融等並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於宋祀時之議屢興屢寢至我孝宗皇帝用儒臣之言特勅從祀而羅李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于今日也

哉恭惟陛下潛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敬一箴及發明宋儒程頤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流莫不感激興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也伏望陛下准臣所奏勅下大錫與二儒封爵從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

裕國足民疏 明嘉靖中

劉棟

臣聞財者民之心民者邦之本善為國者恒恤民以固其本善恤民者必豐財以結其心苟浚求之民以足其財傷其心以撥其本也臣又聞庶官無曠斯衆



績其凝一德咸有斯天心克享後世人利其身而聯屬之道微士私其官而推挽之誼缺治不逮古良有以也。以今日觀之大倉無經月之積小民盡終歲之計其誦且貧可謂極矣揆厥所由豈北大小臣工不能以皇上之心爲心而各以其心爲心故致民財之兩病乎。臣于該科接得禮部一本欽奉事該內閣傳示聖諭百姓飽煖的少茲竭力尋芝已入冬令可語出示朕意自立冬止行庶免風霜上欽天眷仁哉皇心真加意於窮民者也。又戶部一本爲傳奉聖諭事

奉聖旨太倉財源也今所積不勾常發何足焉欽取者亦不知備否着開具回奏大哉皇言真存心於國計者也是皇上之心雖天地之仁萬物父母之愛其子不見過也苟大小臣工能仰體宸衷同心一意奉揚休德豈皇心既加而澤有不下究者乎。臣草茅無識嘗蚤夜以思而有一得之愚敢敬爲皇上陳之竊惟國家設官制治府部不相臨攝職事各有攸司離局者爲侵官出位者爲干紀法至善也然雖釐爲百職實則合爲一體休戚相關利害維繫情固無間也

常觀先臣霍韜禪治禎疏可見往時任事之臣未嘗以職自守而不究心於諸司之利害也迨風會既流大道云隱居位者以職掌爲當然不與同舟之念在職者以條例爲正業何有一家之情承行之外邈不相聞大較然也近以東南多事調度浸廣解發不敷候財以集事者罔顧乎民梟守土以親民者難計乎乏用人各異心事各求濟較之曩時抑又甚焉殊非所謂協恭和衷同心同德之道也臣常聞之宋人曰善理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

已自今觀之害財也莫過於冗官冗食其可不思所以去之乎然二者之冗各有司存講求之責獨屬戶部大小臣工不能同心共濟戶部則一齊衆楚不敢去也各衙門則越人視秦不肯去也豈二者之果不可去乎臣愚伏乞皇上下奮乾剛特勅兩京五府大小九卿衙門錦衣等衛并下屬府部衙門內而司禮等二十四監外而各邊總督巡撫衙門叮囑宣示以制用恤民實由皇上天地之仁父母之愛爲大臣各宜精白承休以皇上之心爲心各陳所見何者可以

理財何者可以經用舊制何事可遵新例何事可去  
并查其職掌所屬冗官冗食等項不拘新舊添設但  
係冗雜可以裁省者逐一講求悉心查訪何項可以  
通行裁革何項可以減革裁省何項可以永革而無  
疑何項可以暫省而再復各出意見不必雷同計議  
停當徑自上請裁決毋以職掌藉口悠悠自便也更  
乞聖明卽講求之得失以考其人之賢否觀裁省之  
當否以驗其中之誠僞其有可以裁省以一時不便  
於已不行查革者卽係欺罔不忠之臣許臣等從公

舉劾則不分彼此同心講求其所省必有實效矣將  
見省之既多則經用自裕經用既裕則東南一時之  
軍需亦可裁留起解常賦以給之不必開納提編浚  
求之民亦可足矣豈不可以少濟目下詘乏甦貧困  
之民乎臣備員言責偶有見聞不敢自蔽伏乞陛下  
憐其區區之情赦其冒奏之罪少留採擇俯賜施行

薦舉地方人才疏

明嘉靖三十二年

蔡雲程

臣嘗讀易至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知致  
泰之道固非一端而聖人作易必以是而繫于一卦

之初以見人君欲致天下于治非盡得賢才以爲之用不可以成泰功也方今聖明在上俊乂滿廷信已野無遺賢矣然而或以過誤棄捐或因疾病在告齒猶未衰而用不獲究者亦間有之竊臣所轄江西數稱文獻之地而人才之伏也不少自臣承乏以來輒加延訪廉其名實相孚可備薦聞者有數人焉顧臣謏劣詎敢擅薦賢之名乃不敢蔽賢之心則自有不容已者如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粹乎氣質之美充然涵養之深學務心潛文惟理勝士類歸仰

如山斗師承克闡其本原德非止于潤身才尤堪以用世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德器夙成才華穎出涵蓄日富群籍靡所弗窺陳義過高一介有所不取矧孝友素孚于鄉評而忠愛詎忘于畝畝原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遂個儻邁往之標俊偉不羈之識才堪折衝而禦侮志存嚮用而好脩磨鍊旣深盤錯可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宅心端慎勵志清脩忠直素著于諫垣學行尤推于鄉論原任兵科都給事中曾忭留心世務謹言嘗屢見于敷陳

臨海集二  
卷之二  
克意家脩文雅尤足徵其蘊藉原任貴州道監察御史曾孔化器質凝重而夙成操存劊懲而益礪韜畧素諳馳驅可用此數臣者誠皆分甘隱淪待盡上壑而非復有所希冀者也第臣俛思保合泰功之成必不使寸長終棄于聖明之世乃不敢不爲疏名以聞伏望特勅吏部覆加查議甄錄士類幸甚世道幸甚

廣餉道以紓宵旰事

明隆慶四年

王宗沐

竊照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河運百六十年法度脩

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且黃河泛濫漂失數多故科臣宋良佐目擊時弊請復遮洋一總以通海運臣查遮洋止是一程稍掠海面本非放洋遠涉一總原糧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復設此總誠于漕政大有裨益夫自平江伯開濬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講已久其後科臣屢行條陳卒莫之用近臣備員山東布政司嘗條斯議適巡撫都御史梁夢龍以米試行無壅事獲上聞恭遇陞

下聖明英斷輔臣恢張廟謨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載而今四方始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于初見之時則羣情未信而法復于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

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卽以舟與米行于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于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姑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

之唐人都秦右據岷涼而左迫陝華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水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

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曩陋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溯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載在衍義補

者是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至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宏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閭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

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夫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小臣之有志于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啟門焉防中堂有客而肴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



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議而  
詳布其愚統乞聖明採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臣不  
勝戰慄待罪之至

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明隆慶五年

王宗沐

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  
改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  
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  
也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于今日  
然實運軍爲之也故有折乾于方兌之日者矣有旋

盜于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  
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  
弊旣多防檢難盡自鑿舟沉僞稱漂溺得利而遞轉  
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  
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  
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正月起以至於十  
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於三石之行糧是一日  
約得九合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醫藥歲時釀  
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

業妻子仰給于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于百姓則江南之民力已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大倉之數而雖其當與十分之三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

計窮但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特勅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

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遇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告所在官司卽給賞銀五兩仍許赴臣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顧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衛

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爲一甲剩三船則分附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兌米入船之後卽將圓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各懸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考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旣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

臣請臣請遂言其詳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於時佐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偏累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支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于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

夫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兌于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闕于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于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

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因  
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胥而溺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  
弊之時不以法部勒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  
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宏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  
士欠債戶部題奉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  
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  
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  
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于應給之中而先與之  
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

之圖不致仰厯宵旰則其利爲甚溥何惜不爲此也  
臣切于爲運士披瀝艱辛不覺情詞煩猥干瀆天聽  
伏惟聖明憐而賜俞行焉

乞召直臣以光聖德疏

明萬曆十一年

王亮

臣聞人臣之敬君也如敬天人臣之愛君也如愛親  
田夫毗隸語之以天誰不拱手而知敬者至于天之  
雨暘稍不以時則必呼籲而祈禱之三尺童子語之  
以親誰不瞻依而知愛者至于親之肢體稍有未安  
則必走醫而攻治之顧天不以籲告而罪夫人之瀆

父不以攻治而罪夫子之過此何以故其衷愛裏敬所孚感也臣叨列諫署密邇天顏竊見陛下龍鳳之姿眞萬世太平之主邇來頒停刑之詔旨天下稱仁驅權奸之羽翼天下稱明奏滇遼之膚功天下稱武卽古詩書所稱皇王之盛何以加焉臣又奚容置喙也顧臣一念愛敬之心竊願陛下念念皆天事事皆道臣心始愜焉邇者言事之諸臣如鄒元標黃道瞻曾乾亨孫繼先孟一脉馬景隆范雋輩相繼斥逐矣此非帝德之累哉臣又讀明旨有謂諸臣賣直沾名

者此必左右之臣以此說欺陛下也先儒有言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藉令名不可欲將使在廷之臣突梯滑稽以汚名乎直不可爲將使在庭之臣如脂如韋以取容乎臣知其必不然矣卽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臣請爲陛下陳其說夫人主操名寵之柄順之則榮逆之則辱人所知也雷霆之威神明之表人所畏也人臣稍懷畏威之心重以固寵之念則雖誘之使言且將趁趨聶嚚柰之何其拒之也且臺諫言官職也緘口

不言祖宗設官之謂何且以諸臣之心爲陛下辨之  
夫給事中御史美官出州判縣丞照磨卑秩也甚之  
則削籍矣人非至愚誰肯捨其貴美趨其卑賤哉諸  
臣披吐誠赤甘心斥逐者夫亦各願効忠于陛下也  
使一二臣言之猶曰此曹圖徽倖毋罰耳今者景隆  
逐而繼先乾亨之疏進矣繼先逐而道瞻一脉之疏  
進矣一脉逐而元標范雎之疏進矣何被逐者紛紛  
進言者縷縷也此數臣者皆祖宗二百年來培養士  
氣故能遂其忠耿摠其胸臆以共贊熙明之治若之

何其屏之于遐遠也臣嘗讀史至唐虞三代之際明  
四目而達四聰者萬世稱重華惡旨酒而拜昌言者  
萬世稱神禹卽漢室諸君如丙史汲黯以丙多欲而  
外施仁義之言面折武帝當其時漢主非特不之罪  
也且以社稷臣稱之朱雲廷論張禹至攀折殿檻漢  
王嘉其敢諫命毋葺檻以旌直臣彼中主猶然何況  
陛下神聖直侔舜禹者哉且諸臣有借劔之請無攀  
檻之狂有補過之忠無面折之慙若之何不憐而惜  
之也臣于諸臣不敢悉數其善卽鄒元標一臣陛下

所知也當張居正秉權時忘親從吉大小臣工無不稱爲伊周而保留之者其爲陛下指斥其奸者則趙用賢吳中行艾穆沈思孝及元標數人耳元標猶爲辦事進士也使陛下早從元標輩之請何至奸相弄權流毒蒼赤哉舉一元標而諸臣可知卽馮保巨璫中外側目科臣維遵表奏其橫陛下未知省也及至罪惡貫盈禍延公主始屏而逐之噫亦晚矣陛下明聖萬里燭照俯察臣言則知諸臣之所陳者得失殊科總之愛君之心一也語云猛虎在山藜藿不採諍

臣在位私黨潛消今二三直臣相繼斥逐矣將使在列者以言爲諱萬一尊官貴卿左右近習有如昔時者誰爲陛下執而數之卽今君相一心宮府一體萬萬無此顧諫諍之臣去位者七人矣甚非堯舜之世所宜有也臣又見奸人張大受等近蒙顯戮馮保則其渠魁也柰何令其飽食煖衣優游間宅哉臣謂逆保不誅陛下未可安枕也臣願陛下詳味虞庭明四目達四聰之旨深惟神禹絕旨酒拜昌言之訓其於言事諸臣獎其敢諫宥其蠢愚憐其孤忠恕其切直



或召還原職或特與簡用將見天下聞之謂曩者之  
貶謫也諸臣激切之過也聖主實無拒諫之心今者  
之進也陛下日月之明也諸臣益堅報國之悃矣若  
馮保之元兇大憝屢奉明旨處分顧未盡其辜中外  
猶有餘憤乞勅南京法司明正其罪肆諸市朝或責  
令自裁以爲近侍怙權之戒則忠邪別白國是彰明  
書之史冊播之四彝疇不熒然稱美哉臣一念葵藿  
之衷深惟耿耿如此伏惟聖明垂聽焉社稷幸甚臣  
不勝惶悚懇切之至

斥巧媚以謹官邪疏

明萬曆十一年

王亮

臣竊謂天下之士惟邪正二途而已正士登庸則六  
符順軌好邪柄用則八表蒙辜顧枉直之辨治忽之  
關也此何以觀也正人如松柏直立不撓邪人若藤  
蘿攀援依附苟可以躡取富貴卽瀆名教之防犯人  
主之禁有弗顧矣若而人也有國家者將安用之臣  
遭遇清時躬逢盛治忠良進用好宥潛消邇蒙皇上  
允科臣之請諸所斥遣者大快輿論在廷臣寮靡不  
舉手加額颺頌聖明矣顧權奸之黨猶據崇階者有

二人焉則僉都御史郭思極寺卿張彥是也臣敢爲  
陛下陳之國家設科取士所以收羅英俊以備任使  
也祖宗以來嚴棘圍之防重關節之禁間有犯者則  
寘之重典以故二百年間奇儒碩輔彬彬輩出緣始  
進之正也邇年則有大謬不然者輔臣張居正乘權  
樹黨子女玉帛充牣後庭無所復羨止冀其諸子擢  
高科入翰林父子繼相漸移太阿耳思極巡按江西  
密授其指遂令伊男張嗣脩等得中鄉試未幾何而  
及第矣又未幾何而思極進陟京堂矣又未幾何而

思極巡撫蘓松矣方今聖明在御邪黨廓清張氏諸  
子俱已削籍如思極者豈可一日居其位哉矧留都  
根本之地東南財賦之鄉卽以耆德鉅人臨之猶恐  
弗給思極何人乃叨斯任也臣聞思極自知不容于  
清議輒復會計于錙銖索紙贖于諸郡盡入私囊取  
文錦于鋪行頡減價值溪壑之欲未滿江南之民何  
辜似此鄙臣畱之一日卽爲地方一日之害矣乃張  
彥之爲人則尤有可訾者初任禮部郎郎曹曾無善  
狀可述遽除清階科場屆期儀制司郎中曾如春稱

疾不出彥遂欣然入場專爲張嗣修輩供筆札之役  
權相憾如春德張彥以致如春七年部俸左轉廬州  
知府而彥躡陞京堂邇來復進太僕矣再照得僉都  
御史郭思極寸本猥庸心惟諂佞視張郎爲奇貨私  
授高科倚居正爲泰山驟躋要秩鼠社旣壞狼貪益  
恣太僕寺少卿張彥鄙鎖凡流脂韋末品無功蹟而  
驟轉京堂祇憑媚竈厯歲餘而復陞太僕實賴錢神  
負乘致羞彌縫益密冰山已倒兔窟猶存此二臣者  
所當亟賜斥逐以遠佞人者也臣一介寒微初授諫職與二

臣原無私囂但思明明穆穆之時而奸回諂佞之輩  
猶竊據崇階如此正猶羣鳳立于庭而鴟梟廁迹于  
其間行道之人思起而逐之矣矧臣職司繩糾敢避  
嫌怨而不爲陛下陳之哉伏乞聖明勅下吏部再  
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郭思極張彥俱從罷斥以  
遠邪佞另選正直之臣以充任使臣民幸甚天下幸  
甚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圖消亂以延宗社疏

明萬曆三十七年

王萬祚

竊惟天下繫人主一心人主領心以爲天下則天下

亦傾心以戴人主儻自爲一心則天下亦人自爲心古之英哲將車求輔網戶徹桑簡任賢能徧布在位樂聞忠讜以匡不逮精神罔敢怠違斯政事靡有缺失而天下又安夫天下人主所自有也自爲天下計復何疑何俟不急急然圖之矧蓄害並至危亂在前中外惶惶共以爲憂而猶狃優游泄泄之習忽老成灌灌之謀哉陛下天縱聰明直足繼軌堯舜臣等莫敢望羣小不敢干是古今不易有之資也在宥三十七年版章孔厚聖子神孫宥君宥王是古今不多有

之福也以如是之資躬如是之福宥樹善則以垂後昆完令名以光史冊有初鮮終必不其然惟是祖宗朝臣僚章疏朝奏夕發嘉隆以來待命不過二三日萬厯初政流覽遍照緝熙殫心批發如期後迺漸緩尚未寢閣大都陛下于諫言始則喜而不怒繼則怒而不棄迨今則徑棄之矣旣不見喜亦不見怒付之塵封山積見以爲不足較亦不足採者言者若投石于千頃之淵焚符于九天之表唇舌已敝伎倆俱盡莫識所從夫諫言有當有否而必不可停閣諫臣可

罪可逐而必不可厭棄不知陛下從何有此僻見從何得此奇訣自絕于羣臣自絕于百姓自絕于聖祖神宗蒼旻后土舉無缺金甌而甘自壞之哉臣受命南馳道出涿鹿適齊魯故墟由徐歷淮見流離載道荒蕪罕治民稱五月不雨三農失望長蝻現而赤地飛蝗起而蔽天無登場之稼無入土之麥陂隰萑葦盡充蝨食彌望皆禿村塢壞垣半是鹿場逃亡殆盡棄兒號于溝畔土偶暴于日中及至留都聞臣鄉兩浙閩廣江右洪濤漲天幾處爲蛟龍窟宅士子淹死

秋試改期二百年來曩未有此及聞邸報則晉楚宋豫延邊省郡無處不報災無處不請掾垂死待哺天聽高遠夫民均之死耳與其餓死而莫恤孰若爲亂而倖生鬼哭狐鳴蜂起烏集與上爲仇直須與事耳此臣目擊耳聞臣實寒心天下未有如此而不亂者猶恃爲安厭人之嘒嘒乎人情所畏莫如天雖狂徒悍夫與之立雷霆之下靡不色變所愛莫如子雖庸衆迷人語之教所生之子靡不色喜今異變頻仍儲教久闕視爲故常夫于天不懷畏誰復爲可畏者子

不足動念誰復爲動念者古者三孤三少六相四友  
五臣十亂今南北九卿大僚五十有餘員試思在列  
者幾人不補者幾年豈祖宗皆不善理財設此虛曹  
糜國家之廩祿耶抑必不可無耶知人堯舜所難好  
惡聖人必察不能自知而自察則久登薦剡者宜賜  
環久掛彈章者宜賜珥甚易事也總之混而不報豈  
心知其可用故令待衰耄之年心知其難留故令受  
汚詬之辱乎公論百年始定者賜生還以明有恩廷  
尉論死無赦者昭顯戮以示有法亦甚易事也總之

寂而不報則禁錮鬱死于旅邸罰不疑太重而參養  
生全于福堂者罰不疑又輕乎黑白之鏡宜懸而不  
懸致令相訟相傾乖有虞讓能協衷之雅去留之柄  
宜操而不操致令自逐自去成衰周板蕩離散之風  
進退維谷朝野共嗟嚴旨遲下國體已褻藉令實見  
得是則昌言可拜實見得非則震驚可聖疑似淆亂  
宜下司衡廣咨共酌妥確覆奏不過三五晨夕新舊  
檢閱批發可了令天下曉然見聖念之無他豈不是  
非邪正還之公論喜怒威福歸之朝廷不亦俊偉光

明稱赫濯大業哉陛下何憚而不爲此密勿親信大臣職在論道格心燮理元化贊議政本而已今部曹大小諸事堅不得請勢不得不轉藉于相臣之揭帖以相臣而下代部勞其心良苦而事體已可駭矣迺猶不得請宮府勢隔排闥有禁盈盈咫尺之地峩峩天門九關勢不得耳好音于闈者嗚呼以四海九州之務懸于闈人之一線令人念之豈不神慄以明良作洽之朝而士君子日昂頭視天俛首視地叫闔不能悵悒無主令人念之甯不顙汗迺闈者猶未得

旨叩之而無以應則亦附和竊嘆諉曰天運氣數莫能誰何耳嗚呼天下事其遂如此無可柰何而已乎羣工百執事既不聞聲音且莫測意旨以爲疏入不覽則暫下一二者何以故疏入盡覽則停閣入九者何以故下於輕且緩者而不下於急者重者又何以故意者深宮之中所對惟宵人而宵人所伺惟喜怒天顏開霽垂意勤覽則奏牘當前天威嚴重稍不欲觀則斂足退立其安危緩急之故原不關其胸中甯肯以躬觸怒度皇上所厭聞者而後之其無碍于宸

衷者而進之皆由皇上厭棄諫臣一念使然耳甚者如滇南之獄書遼左之罪案假孝順而肆反噬之惡瑄久爲民而猶固戀之婪撫空禡職而仍加爵之奸弁數輩者皆平日多藏敵國善賄著聲之人道路愚民見影生疑輒心非巷議曰豈其錢神有靈而倖生倖留至此耶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陛下何吝片紙而令有此聲于愚氓間也昔秦長史欣請事三日不得報曰有用事于中下無可爲者遂與賊連和魏羽林軍殺人焚第明知不問高歡退而散財結客此往

事可鑒迺舉動闇悖若此刑罰不施威令不彰何以示宇內竊恐草寇窺伺四方潛謀不軌陰長異志者比比皆是矧皇上又戀瓊林大盈之積餌之哉天下阽危若是尚不覺悟臣竊思之聖衷之僻有三其一曰自恃有藐一世之心謂心思智慮其孰愈我人情世故久已諳嘗孰爲名謀碩畫吾姑置之耳其二曰自驕有易天下之心勿冲踐祚富盛不移西夏東倭播蠻阿克不能爲難有見告者量無踰此吾且爲樂耳其三曰自私有疑臣下之心高爵厚祿吾所宜靳



得無有借此市恩於人者乎山澤厚利吾所獨擅得無有假之要譽於民者乎夫人誰無身家之圖而我豈汝沾名之藉吾姑不汝從耳此念不改則必有旦夕之憂何也臣見初春時訛傳寇至都門晝閉羣黎奔竄莫必其命纍纍魄喪面如死灰爭門出入蹂踐自斃男女相失乘亂拐掠民間傳言陛下曾于禁中登高臺而望謂烟塵未起祇是虛傳假令當其時四面塵起不知何以禦之據聞派官城守指不多屈通填倉儲欲棄而逃將卒器具何者足恃塵起之日有

蚤有晚而要以不能免此時散財募人嗟何及矣臣曩爲中州邑令遭歲屢荒遠近州縣白晝都市羣盜數百望屋而食揭旂僭號彎弓射城匿名期會取陳刼汴雖有司旋撲旋弭然亂萌已見兼茲旱潦饑寒相逼大呼隨處嚮應羣盜四起直抵京邑又何以禦之此所謂旦夕之憂也又有萬歲千秋後之憂何也太子天下本在早教諭與其以言訓孰若以身訓今陛下以不郊廟不朝講訓矣以黷貨積珍寶訓矣以疎大臣拒諍臣訓矣又不令誦讀詩書覽千古得失

預習章奏知四方疾苦他日詔諫小人安知不以紹述之說進卽忠言相告必且曰宮禁中自有家法也泰甯之運難久祖宗之福難傲曲突烟生孰肯將焚宮室而漂鴟鴞不憚貽謀燕翼之謂何所謂千萬歲後之憂者此也山東牛怪人疴譴告彰明天難忱斯一朝厭棄將如陛下厭棄言者輦轂下萬口哀控尚不得憐况以一人哀援於有皇上帝其遂能轉而爲眷乎爲國之道似理身臣又竊譬之九五初登訪諮親政此人身少年時也今則人之中年後始衰時也

少時神采英發血氣流動故能壯長無羸勞之疾今則大異矣情性偏着嗜慾傷和異疾叢生倉卒扁鵲望而驚矣肺腑壅隔喉嚨乍梗吐納失常其名爲咽目耳聾啞股肱缺折偏枯痿痺其名曰癱正氣鬱勃怨咨內潰腸鳴腹脹其名曰蠱三者皆岐黃家號難起之疾風霾邪氣入之遂僵仆矣大盜國之風霾邪氣也臣直爲此凜凜僥倖未至療之此其時矣標本並治當先拔源懇乞我皇上乘平旦清明之氣盡捐成見虛已而思必且惕然懷懼化自恃爲謙抑化自

驕爲勤勵化自私爲公溥意念勇猛教令明白高樹  
以的誰不爭射銳意用人豪傑自至銳意足食倉庾  
條滿銳意強兵貔貅爭奮故臣特以化聖心之僻爲  
先自念自轉何圖而不成何求而不得輪臺奉天之  
悔百姓感泣齊威王悟大鳥之隱朝諸縣令賞一誅  
一奮兵而出諸侯震驚正今日事所謂治本之說也  
發帑罷稅速甦涸鮒不顯恃有司之蠲與賑以明德  
意使民不至爲盜消匹夫持挺橫行之釁以絕內變  
正司農誤國之罪委現在倉場大臣速發九邊軍儲

毋令枵腹而守責禦邊大臣繕甲厲兵實修戰具刻  
期以驗成效否則有劍勿虛弊相蒙臨陣致驅市人  
而戰勝算已得則不顯恃賞欵懾玩侮突來之膽以  
禦外變此治標之法也實迺至計匪屬庸談上聖至  
神豈不能繹此第言者愈切厭之愈深未選用臺省  
之先天下謂所重在言路雖間有斥逐尚有言聽諫  
行之望旣考用臺省之後天下見所輕在言路名爲  
荷優容實有尸位素餐之羞豈安臣進說有日我之  
量大彼之氣衰者陛下實陰用其言以爲得計乎不

知好問好察揚善用中見聖帝之量大今適以狹小  
 聖度胡可謂大廢弛空虛昏矇卑弱乃國家之氣衰  
 正人怒髮方指何時敢衰舍陽照煦煥之景而退為  
 重陰堅冰冷谷之居捐逸爽大適之塗而喜為孤崖  
 層淵獨立之險宜哲轉同愚狂承平頓為叔季此庸  
 醫進用毒藥令誤中奇疾而不悟也陛下何忍使人  
 以國事委之天命氣運流涕仰嘆終莫能為計哉古  
 之人臣補牘復奏解衣危論不嫌頻復祈于舉行第  
 恐臣言亦將為留中之牘伏望 者覽臣不任恐懼待

罪之至

遵諭條陳利弊疏

國朝順治十五年

洪若臯

竊臣奉差管理通昌草廠及督收通昌稅課欽遵  
 勅書禁飭包攬侵盜需索之弊日夕冰兢本月十八  
 日奉堂劄准吏部咨欽奉 上諭凡在京大小官員  
 及京通各關各倉許直陳各該衙門事宜應行應革  
 利弊以憑採擇興除等因到臣仰見我

皇上闢門懸鞞之盛典夫有聞必告臣子諡所當然況  
 幸逢不諱之朝臣何敢緘默置利弊于不言切臣差

見行事例業有成規不敢瀆陳。惟是草廠外解草束弊竇多端而河間府屬尤有不可勝言者。謹爲我

皇上備陳之案。照戶部每年劄河西務關動稅銀六千兩。移解天津道轉發河間府景州交河靜海慶雲鹽山吳橋甯津故城肅甯阜城東光十一州縣各州縣分派里民每草一束先發部價一分共買草六十萬束。起解臣衙門及至掣批之後年終各州縣造冊報戶部核算每束照時價或三分或三分五釐或四分不等開銷各該州縣正項錢糧。此歷來舊例也。臣竊

計之夫以部價六千兩關稅之道道發之府府發之州州縣發之里民經轉三四衙門其中漏卮千稱兌之高下中飽于吏胥之勒索不可勝計其弊一也。各州縣分派里民類以田畝多寡爲率田多者解草亦多田少者解草亦少故起解臣衙門時有數千束一批者亦有數百束一批者亦有數十束不及十束一批者則是里民照田畝起解其間得部價與未得部價均未可知其弊二也。至年終造冊報部核銷每束時值或多或少或寡里民勢不能家喻戶曉且開銷本

年正供錢糧其錢糧欠在民而扣除不徵乎抑徵在官而給還民間乎展轉不能清楚其弊三也不甯惟是河間府屬至通州有六七百里者有四五百里二三百里者里民零星派解勢不能遠至數百里之外歷係攬捏兜收每束科派草價若干車價若干使用若干一束不派至四五分不止名爲代買起解實係齎銀到通勾串歛家積蠹夤緣交納科十用一剝潤肥囊盈千累萬爭利仇訐惡風日熾此近日攬棍吳嘉慶積蠹魯元弼互相告發見奉本部題叅未結可

駭也臣竊思草廠雖職收外解實兼司召賢故每年經收通昌稅銀悉給買草之用並無解部錢糧不足尚請大部發大庫銀及崇文門稅課湊買以臣愚見不如自順治十六年始將河西務鈔關銀兩經發草廠部差自買通州咫尺京師時價耳目難掩卽如今年草價極稱湧貴臣任內買過二百四十餘萬束報值每束不過二分四釐三毫若以河間府屬六十七萬三分四分價值較之則每歲上可省朝廷正供一萬餘兩下可免河間十一州縣里民派解之累而

地棍無所施其包攬之術侵盜需索之弊可悉除矣  
臣差例一年更換臣在次年四月差滿無有希冀染  
指之嫌故不避怨望據實直陳緣係遵 諭條列利  
弊事宐字稍逾額伏祈

皇上睿鑒寬宥

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專差官孟

道援齋捧謹具奏

聞

遵諭陳言疏

康熙三年

洪若臯

臣備員邊海分臬閩北奉督撫遴委賁捧表章恭賀  
皇上萬壽當隨朝臣拜揚舞蹈禮成已于三月二十五

日 辭朝回任間奉吏部傳奉 上諭凡入 賀諸

臣遵照舊例許備陳地方利弊事宜以憑採擇此誠

聖王詢及芻蕘之盛心臣幸際闕門之昌會敢不矢叩  
闕之微忱緣臣衙門駐劄福建福甯州 勅書開載兼

管福州一府凡地方利弊生民休戚在督撫大臣有  
聞必告無俟微臣瀆陳惟是福甯邊海處閩極北與

浙平陽交界東自分水西至連江沿海七百餘里悉

臣管轄順治十八年奉 旨沿海遷移三十里夫海

氛猖獗 朝廷捐數十萬地丁之糧坐困逆醜小民

卽蕩析離居豈敢言瘁所苦界禁森嚴閩海愚民多  
罹法網近督臣題報官兵在洋巡勦四案越界奸民  
張贊侯王龍等共三百七十二人俱誥不赦之條究  
其情由不過偷取螻蝗苔菜之屬以度朝夕律令  
煌煌法司詎敢失出小民誰不自愛身命一旦駢首  
受戮而不顧者雖由饑餓切於肌膚亦由當日遷移  
時未得其法耳臣鄉浙江台州浙之甯台溫亦奉遷  
移乃浙之報越界常少而閩之越界獨多者以浙有  
木城而閩無木城以遮欄之故也臣上年從家鄉赴

閩任路遵邊海而行自台至溫日擊沿邊一帶當遷  
遣時卽將拆毀民房木料照界造作木城高三丈餘  
至海口要路復加一層二層縝密如城隍防兵於木  
城內或三里或五里搭蓋茅廠看守以是海寇不得  
闌入奸民不得闌出法甚善也至閩則不然閩以邊  
路爲界路下近海者爲界外路上近山者爲界內當  
日遷移時凡路下之民居盡毀而路上不毀旣遷之  
後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卽爲越禁古云畫地爲牢  
義不敢入若今日之閩真畫地爲界俾民義不敢出



者也孰不知以路爲界民之往路上而近路邊者簷溜之前卽爲界外夫細民勢不能不畜鷄豚鷄豚勢不能識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從而追之塘兵遠瞭卽加以越界之罪况道路不無歧口旁徑之分行旅之人未諳路經跬步失足防兵羣係繫之以越界論致於有司卽或得辨釋放而行橐衣資已罄掠矣若愚民一旦爲饑餓所迫遠至沿海採取口食如張贊侯王龍輩之所爲者比比而是皆易於來往故也且旣無木城遮欄則海寇之潛夜越入擄掠牲穀人

口又不可問矣故今日爲閩計當急宜造木城爲先但閩民當百死一生之餘力窮財盡若復加以重役是益之斃耳臣查近奉部行閩海一帶五里造一墩十里造一臺置兵瞭望五十里造一大寨置兵百名以備追勦爲防邊之法誠爲至密但海寇之入多由暮夜墩臺之兵止能瞭晝不能瞭夜况一方有警墩報之臺臺報之寨待至官兵追勦海賊久已抱掠揚帆而去矣臣竊以爲不如移墩寨之役轉造木城夫民之勞一也免於彼而就於此則忘其勞益一墩之

役部行高一丈六尺濶二丈二尺梁口砌築如城形計工不下五百工而土石磚灰之料不計臺之工三倍于墩寨之工十倍于墩如臣屬之白琳杯溪大梅小溜岡坑共五大寨部行方圓四十丈俱係高山之上每寨計工非二三萬不能完若移而造木城則平地之役易于高山土石灰磚之費與木料相等木城仍照浙江之例於城內或三里或五里搭廠安兵防守如是則永無闕出闕入之虞於以杜寇氛全民命計莫善於此矣况遷界原奉 旨三十里閩以路爲

界遂有不及三十里遠過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邊民屢向臣衙門控訴茲乘造木城之時再加勻定俾愚民無不均之呼號更爲兩全之策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親齎 進繳謹具奏 聞

記

節孝巷記 以下宋

石 斲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表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  
 朱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  
 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即其家樹闕  
 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  
 書而揭之郡人創見奔走觀瞻歡呼歎羨歸告其家  
 室及其姑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為法安人子希尹  
 希牧移書斲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為之

記節孝名巷子其記之熟安人甥也何敢以固陋辭竊嘗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以仁義禮智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濱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耻所謂士者固已馳驚乎利欲之途一遇寤戾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彛倫攸斲有不忍言况婦人女子乎國

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筭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婦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孚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頒行成閨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

亘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甯  
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  
漸復三代之醇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  
孝爲人之所不能智知而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  
不懼故能應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怛惻  
故又能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  
妻桓氏刵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門號行  
義桓嫠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安人年九十有四齒  
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惟一世一時之

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  
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  
翰之女兒朝奉大夫景山之外婦朱氏望出義陽五  
代之季紹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  
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天台臨川橋記

陳 騷

臨川王公玲紹興三十二年春緒一銅章以荆國文  
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  
新作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庭可一里源

自五峯雙澗北迤而至衆山複還旁流轉委會霖潦  
則激焉如轟湧焉如犇防隄室廢蕩如也平時馬涉  
則濡纓負涉則濡橐聯約以度歲作歲圯編毗苦其  
役行旅咨怨前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  
丈隄以禦衝溢功竟弗濟後爲令者睥睨難之迨公  
之來歎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于土功者利在  
亟成以要虛名莫肯遠計今我則否乃會費五百萬  
錢出俸四十萬爲邑先源源而應數則充矣爰卽故  
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營之斲者鑿者陶者埴

者裡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曰有稽事者與  
乎有焉毋納其力穹石以爲楹植之屹如也巨水以  
爲梁橫之妥如也甃以培石欲其埤也塊以塗甃欲  
其確也尺有五十何其脩之曼曼然尺一十有九何  
其博之衍衍然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復亭  
其上迺爲廼飭廼敞廼奕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閒  
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沕初剖有此壯觀非人  
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乃率僚友會稽陸  
君漑金華陳君恕永嘉丁君康時池君虞卿觀焉公

曰吾與諸君孰名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士之豪民之耆老于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卽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請旣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龍麗兮霄漢垂蟠螭疑若有神施磨礧鞏然不動嶄華崧環瞻山幄凝翠空俯睨谿紋織微風夜半橫浮沉瀦中朝來掩映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繫誰功競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增造貢院記

樓觀

儒道與天地並所以扶持綱常於不壞不滅者也天

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王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殖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勞勞殆未知其所終已成周賢能之書鄉老獻之王拜受之登之天府貳之內史出長入治自是而謀王體斷國論致盈成開太平皆儒者已試之效世降日薄競以簿書期會爲急務凡可以釣爵祿趨勢利逞嗜欲者增廣開拓雖勞民殫財召怨啟謗弗顧卹也至若事關吾儒漠不暇問或者迫於故常苟簡滅裂以具文應有能超於積習以封殖儒者爲心勤勤懇懇隨寓而見

要當大書特書以詔來者庶有補于世教豈徒日識  
建造工役之繁瑣哉赤城爲郡上應三台下列五邑  
靈嶽嶙峋靈江迴複天下言東浙山川之宏麗奇偉  
者先焉人稟地靈寢盛寢昌三年大比雲蒸霧集校  
藝于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嘉定壬午齊侯  
碩以儒家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歲當勸駕朱旛臨  
視貢院東闕福安荆莽鑿山拓址易舊而新其屋千  
楹西闕酒務仞墻劃地爲衢轉狹而廣其涂四軌意  
嚮所感咸思協贊鄉之國子免解進士南昌司津趙

師窺州學錄林恪經諭楊鑑貢補楊垓復議堯銜覆  
渠以平坎窞以防泥淖齊侯聞而勸獎捐金給粟助  
其役郡邑之僚窠桑梓之達士友之同志從風樂施  
季夏鳩工仲秋告成扁其坊曰興賢履道坦夷多士  
步趨濟濟也由此奏春官策宸陛躋仕版求無愧儒  
效之已試則封殖之初心其功用可限量哉

安洲鄉學記 以下元

陳孚

鄉有學古也古方里而井自王畿以及郊遂皆立之  
學王之元子暨庶人皆學焉學之要求放心而已今



子翁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初余少卽與翁子游相好也。壯而行四方皇皇然三十載歸始聞翁子之鄉學喜而往之。踵其藩其植秩然升其著其琴琅然履其奧其籍秩然旣而諸生魚貫以登逢衣大帶俛伏磬折其容肅然其氣充然退而絃誦之聲隱隱若金石然於是知翁子之學信其古之學也。則進諸生而勗之曰二三子知學之要乎心者萬理之宗也其初善也人性梏于氣棘于欲禁于意若擿埴之途而不知覺故于師而學焉學者收其放而存其良也一人之

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廣大未嘗一息間也。予與而師孜孜汲汲窮日夕之力若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豈有他哉誠以修齊治平自正心始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實生民之命天地之經也江以南台之學常盛矣異時華門圭竇無絃誦聲人以不儒爲耻今則異於是父命其子兄命其弟曰無科目矣士不可卿相矣儒固秋之筮冬之綵也奚以學爲於是素封之家蓄資鉅萬有論語不讀者其子若弟健則爲壠斷之賤丈夫猾則爲府史里胥城旦之役而已否則免

園之策蚩諒之符蓋朝夕于斯宜腹果然何爲篋瓢  
若是餒乎人乃以儒爲詬病俗之弊陋一至此哉何  
不爲鬼爲蜮鱗介而鬚眉之夫心吾之心也學以存  
心亦吾之學也豈以有科目則學無科目則不學哉  
吾之心善則舜利則跖念則聖不念則狂今以口腹  
之饕耳目之溺取其與天地同體周流廣大斷而狹  
之日趨於鬼域而莫之返誰之咎歟吾行四方三十  
載蓋常近天子之光職太史氏見朝廷所以嘉惠多  
上甚厚召南之風被於朔易畿之內三雍巋然縉紳

鼓篋以萬數郊遂皆立之學而獨駭夫江之南台之  
鄉之無學也猶幸翁子之鄉之有學也二三子絃於  
斯誦於斯亦思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當收其放而  
存其良知舜跖之分在義利之間而念不念聖狂繫  
焉從而師若友講明問辨默而存之擴而充之本一  
心之妙極于天地萬物之變化則人物日以明天理  
日以融居家孝弟之效成在鄉禮讓之俗興使終身  
窮約庸何損仕而立乎朝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皆  
分內事也於我何加焉若以無科目而不學焉夫健

則爲壘斷之賤丈夫猾則爲府史里胥城旦之役又  
賤則爲蚩蚘之符兔園之策曰姑果其腹者此謂失  
其心哉翁子將曰非吾徒當斥之大門之外

重修捍城江岸記

周潤祖

皇元大一統盡隳天下城郭以示無外獨台城不隳  
備水患也城下爲隄又捍城也按台襟江帶河南滙  
爲龍湫磐石踞江面天大雨西南萬壑水至直擣磐  
石怒濤橫嚙城下至與潮汐鬪勢益張宋慶歷中城  
決西南隅水石盡東去民半入魚腹城距今滋久隄

且弗固歲以官令理之令頗無遠畫朝作夕圯民用  
大感至正九年聖天子嘉惠元元易樹賢守監達魯  
花赤僧任總管達魯花帖木兒特被天眷同牧是邦  
旣上郡巡視所守因相語曰台固水國倚城以爲命  
弗治如民人社稷何乃選善辦事者六人授以方畫  
給以義助錢董以府史張某俾專任禦水事公退身  
至江滸勸相無虛時六人者樂于趨事若裕父蠱葦  
石高山取灰於越外聯大木築之抵堅以壯其趾內  
積巨石累之極深以果其腹地之卑者封之而致高

國澤縣志 卷十一 五十一  
壤之虛者除之以布實亢其背而不奠澱其壘而不  
漱不奠則外不淫不漱則內不訖延袤崇廣周孔堅  
縝視昔倍蓰焉明年夏王考成達魯花赤公舉酒勞  
役者曰爾築弗傾民生是憑我心攸甯一日胥慶敢  
用酒總管醴酒于江曰方今聖明御極嶽靈川后罔  
不効順繼自今所不能保厥成功者有如江父老子  
弟歡怵鼓舞請書貞珉以無忘侯德余聞柳子之言  
曰古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然人心橫流頽波浸漬  
有藉于三綱四維若奚獨曰水哉水哉今賢守監之

爲國也泄之以廉明正大之體鎮之以簡靜貞一之  
固所以立我民命視水事孰能輕重之者信哲夫所  
成固在崇臺堅壁之外哉是可以恢張侯度慰答民  
心對揚明命矣雖然物之廢興無常而水之性善變  
以無常而遇夫善變乃欲論其貞久亦人心有以勝  
之耳後之來者於此有考而述則焉俾有常而無變  
則賢守監之德不亦遠乎夫書善而不備君子不責  
也乃申之以辭曰惟台建邦須女之野大江西來蕩  
我民社城堤捍江將復爲隍守監惠來操城之綱掌

固獻功石工具在手障狂瀾納之東海昔也淵水今也衽席是翼是馮惟守監之德厥德伊何有那者麟族姓振振信厚且仁聲聞于天帝命錫女爾公爾侯分茅胙土六德敷施五事具舉是心之充視溺由已懷下以德報上以忠銘德表忠用需觀風

臨海進士題名記

以下明

陳 璲

臨海令李侯治邑旣三載政和人通百廢其舉而廟學規制煥焉一新上下觀瞻者莫不稱嘆以爲能侯復念進士未有題名無以示勸將來乃命工礱石自

國家肇科以來凡興選者皆將鏡其名氏而鄉貢附焉仍虛下方以俟後之繼進者而請予言弁諸首侯之有意校庠如此其奚辭遂爲言曰科目之設雖昉于隋唐而歷朝因之不廢而其課試之法則未有如我朝之善者也先之四書五經以觀其性理之明次之論判詔誥策問以稽其斷制識見之卓固非徒尚乎文詞而已也且三年大比預名鄉貢者而後合試于禮部中禮部試者而後策對于大廷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此又成周取士之遺意也是故上而謨謀

廟堂下而布列庶位所以建勛業而垂聲光于不朽者胥此焉出雖以吾之一邑而由此以揚芳邁偉者亦項背相望則得人之盛于斯爲至豈非以其法之善歟然而賜進士者旣立石題名于太學則鄉貢進士題名于其學者亦宜也前令屢欲典舉而未能而侯一旦力爲之其亦可謂能也已繼自今校庠之士必將黽勉不已期以登名于斯石又必將指而曰某也端學術以慎名節在吾所當法某也墮行檢以壞學術在吾所當戒益思所以切磋其學問砥礪其操行則斯石之樹豈曰小補之哉此則李侯之深意也諸君盍相與勉旃侯名文序湖南京山人亦由科目發身故其爲政知所當務如此云

軒井記

陳璘

台郡東去二舍許有驛曰朱家舉在桐巖山之巔地少居人無井泉而日用水則汲于山之麓下上危峻跋履維艱以故往來其間者無所取水而夏暑人多病暍然有一源出于其上則污穢而不可食今鎮守浙江右副都御史軒公輒按節至台道經其地乃曰

驛舍使客所必由而水則人不可無驛置山巔而取水于山麓何不便如之遂命以其源之所污者濞而去之有頃水輒泚然以清掬而飲之厥味甘美公曰是不可以爲井耶由是驛丞劉滔白于臨海令李文序掌郡事浙藩右布政周旭鑑于是各捐俸鳩材命工其旁甃之以石其上構之以亭過者莫不稱公之德不釋諸口御史星源程昊希聞而趨之謂不可無以示久遠旣爲大書軒井二字以揭于亭之楣乃屬予識其事將饒諸貞珉以垂不朽予惟公昔由進士

授行人司副用薦拜監察御史常奉命清理戎籍于浙江持之以清嚴而行之以寬恕迄今人德之不已及超擢按察使又克以激揚爲已任而貪墨者不敢肆其奸今陞秩憲臺鎮守浙江適盜起金處勢甚猖獗而列郡兵民咸有所賴而不恐先後蒞浙亡慮十餘年而其清介絕倫始終如一日則其德澤之感于人也奚翅一井而已哉昔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懷其德而不忘至覩甘棠而戒以勿剪勿伐然則台人覩井而感念于公者豈

非猶南人之于甘棠矣乎故吾爲之說曰南國之人  
非愛甘棠也恩召伯之德也吾台之人亦非感乎井  
也感軒公之德也德之在人心者不可忘故人之思  
而感之者隨所見而不能忘耳因并書之使知台人  
之所以感懷于公者不徒在乎此也是爲記

重修上蔡書院記

蔡潮

謝文肅公良佐字顯道汝甯上蔡人記問該洽與游  
酢呂大臨楊時受業程門號四先生登元豐進士建  
中靖國初官朝奉郎散騎尉召對忤旨坐廢黜嘗別

伊川一年自云所進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稱其有  
王佐才所著有論語集解等書行于世公旣沒而黨  
禍未解其子克念者徙避居台朱給事中震訪遺逸  
奏官之黃守滄脩郡志詢賢裔得克念子偕於庸流  
中優禮焉因祠公于學與饗廟食景定間王守華甫  
創建書院城東湖上請于朝諡文肅至元十三年燬  
于火浙東道宣尉使節齋陳公徙建于郡城元妙觀  
右卽今地也國朝宣德七年圯于水按察僉事襄城  
辛公昉屬阮守勤卽故址新之旣而提學副使西蜀



劉公瑞郡守顧公璘相繼加葺規制漸備迄今踰二  
祀日就傾敝侍御汝陽張公景持節東巡凡古聖賢  
遺蹟多所表章是歲春按台拜祠下瞻顧咨嗟久之  
乃檄郡判林君鏢出公羨若干緡用新之請于鄉友  
夫趙參政淵偕郡博士何君世祺輯叙其譜牒給法  
雲崇梵廢寺田一頃令世掌以備蒸嘗選族彥世登  
者錫衣巾以承祀僅閱月廟廡煥然告成林君謂盛  
事不可泯徵予記之嗚呼公非台產也亦未嘗耳提  
面命此邦人士也如使生無可法歿無可傳何流風

遺韻感人之深如此哉傳曰德厚者流光公之謂也  
又曰獎忠義者及其子孫所以勸善侍御公良有焉  
雖然獨愛不足以爲仁獨謀不足以爲智向微前後  
數君子尊賢重道同聲相應于其間亦何能至是哉  
故予詳敘之且以啟夫後之同志者于時諸謝散處  
儒林坊及沙埠大澧芝溪應嶺長山凡六派衣冠百  
數輩聚拜相慶于祠下予因進而語之曰爲常人之  
後易爲賢人之後難凡門第崇高可畏不可恃也蓋  
嗣續箕裘之責才德難爲稱小有疵類衆得譏而訾

之故爲賢裔者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此柳玘所以惓惓爲子弟戒也謝氏固多賢今而後  
萬一有可議焉豈惟有忝于厥祖抑亦重負侍御公  
之盛心而且貽我以不知言之愆也可不念哉衆皆  
曰唯唯

台州府預備倉記

蔡潮

台爲郡屬邑六其地阻山瀕海民不得以舟車適四  
方磽瘠耕耨之所入僅以謀糴殮稍罹饑饉輒嗷嗷  
仰哺于官故其積貯以備賑者視他郡爲尤急然所

積粟率多取諸斷贖舊爲廩所二一在永盈倉北偏  
一在天甯寺西南隙地皆以雜貯郡縣斷贖之粟歲  
編廩人八戶守焉當夫新舊交承之際官惟取足乎  
原入之額曾何計其鼠雀紅腐之虧愈久愈耗乃至  
破常產鬻妻孥殞越刑戮猶未能償其責民之應役  
如赴水火上之人或忽焉而狃于因循之習或念焉  
而未得處分之方民病甚矣三山許公繼由戶部尚  
書郎出守茲郡才敏志勤憂民如饑渴乃根源羣弊  
殫心經畫慮厚蓄重爲民累也爰度編氓之多寡以

爲儲積之盈縮計里于縣計戶于里如臨海爲里一百五十有二每里戶百有奇大約遇凶歲戶賑五斗宜儲粟八千三百六十石餘粟則平價易銀貯之庫以備賑焉各屬準是于倉北創廩十楹特貯輸府之粟曰府預備倉分原額內廩人五戶守之在天甯者特貯附郭輸縣之粟曰縣預備倉分廩人三戶守之餘屬五縣各仍舊僉二役守焉凡縣儲以百石爲率府則倍之縣儲各備縣之賑府儲統備縣賑之不足廩人則挨年而輸其役分厥而稽其耗每交代查理

時役竣而粟贏者徑令歸業役竣而粟不及者責其償舉百餘年之積弊一洗而清之已乃得請于巡撫御史謝公蘭暨分守參議胡公廷祿分巡僉事蔣公舜民咸嘉獎而贊其決經始于嘉靖癸巳春再閱月工告成費出脩倉貲羨民罔知勞老稚歡呼不啻已溺而登之岸將焚而脫之災也董營建者臨海丞鄒騷任查理者黃巖丞湯寶臨海簿邵良大也臨海令尹君賢圖惟昭光鴻烈構亭龔石于廩東徵予文記之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求以養之而反危之

其如先王之良法美意何哉宜仁人長者憤心扼腕力任其責而不遑一日甯處也公善政不盡書茲記其理財一節耳允蹈而修舉焉不能無望後之君子

重脩竿山閘記

蔡潮

田在山海間不可以阡陌溝洫也坎而澹者莫能疏流而決者莫能聚由是庫涵川塗易潦易涸旱澇無所備而田始病矣必欲啟閉以時盈縮有則然後蓄洩得宜而灌溉有所資于以厚民生足國計舍建閘奚賴焉臨海治東約四舍所爲竿山渡甌閩吳會往

來者經焉舊有石梁圯于湍激永樂初築堤建閘旅無病涉之艱農免陪賦之厄閘界以內白蓮洪福金仙壽安法興凡五塘萬頃之收成千石之輸納胥此焉藉厥利溥哉及正德七年海翻閘廢膏腴變爲鹹塗行旅溺于舟渡民告病滋甚嘉靖初年鄉民疏請得旨擬復舊觀當事者更代靡當因循垂二紀爲嘉靖辛丑七月既望風暴海溢壞田廬淹民命不可勝計閘址蕩爲巨浸耄倪傍徨竊臆今而後決不可嗣爲也吾無死所矣乎于時邑大夫新淦胡公叔廉以

名進士出宰清慎才賢憂民如已病匍匐海隅凡數  
月竭褚倒困殫力賑恤日擊斯患齋咨不自容白于  
郡守南康周公志偉貳守古涇王公延幹監郡安福  
王公敏同心協德躬歷拊循具請諸當道節縮賑餘  
若干緡檄委典史福清陳君廷實鳩工聚材研精區  
畫務爲經久之圖涉歷寒暑築堤四十餘丈高五丈  
厚倍之堤內外投石塞淵約深四丈餘旁障石爲防  
參錯鈎聯長與堤稱仍架梁闌上爲莊遠視舊觀有  
加焉民德公如父母名其闌與塘皆曰胡公復作亭

勒石肖像以祀之時公已被召北上周公亦已擢副  
蜀憲鄉耆李涓輩百餘人踵予門請爲記泣隨拜下  
哽咽不成語嗟夫郡邑之有賢守令猶造化之有元  
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人常言三皇之世如盛春遠  
非後代所能及予則曰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孔  
子以三代直道許斯民豈欺我哉今觀是役可以見  
撫字之仁焉可以見感應之義焉可以見古今人心  
之無二致焉世之長人者嘗有喜言民心不如古何  
其自待之薄耶

忠節祠記

蔡潮

嗚呼此吾鄉先哲脩撰王先生祠也先生名叔英字原采別號靜學自少有氣節初本黃巖人今分隸太平洪武中爲漢陽令革除初召拜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皆經國遠猷切裨世政會靖難師起因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并自贊于案遂自縊以死時年未四十祠山道士台人盛希年收葬祠山之麓尋有詔治姦黨妻金氏斃于獄二女并投井竟亦無嗣嗚呼貞哉正統中小師楊文貞公

士奇始表其墓旣而廣德守莆田周公瑛大庾劉公節暨義士濮鉅相繼葺理塋祠漸備世傳幽光備名臣諸錄及靜學東里諸文集具載可考乃者太平令泰和曾才漢秉義敦化旁求先生遺裔欲樹立之竟不可得恒念邑無特祠爲缺典議創興作適二守南昌朱公世忠按部請允而贊其決焉乃卽校鄰隙地作祠曰忠節明先生近聖人之居無愧乎讀聖人之書期以風勵人人不徒便於展敬而已時復建貞烈祠祀金夫人并二女焉曾侯檄閩郡守南康周公議

以克協徵予爲之記嗟夫有天下之大故常與變也  
有綱常之大故忠與邪也有一身之大故生與死也  
當夫聲折江河勢崩雷電之際變斯極矣盡瘁報國  
蹙蹙靡騁忠有餘而力不逮雖欲爲東海之蹈西山  
之殍勢有所限而義且不可佞而生不若忠而死食  
焉不避其難固其所也他復何爲哉於時台士立朝  
者一死於人一自死之均一絕命之詞均一從容就  
義正學方公靜學王公跡雖異而心無不同同一正  
氣之所爲也非其養之素充講之素明安能處常變

酌經權而光明俊偉之若是耶迄今垂二百祀而始  
表揚于其鄉無乃有數存其間乎今而後鄉人士仰  
忠節之祠而臣子有所法瞻貞烈之祠而閭閻有所  
效典刑具在非細故也爲此舉者其敦本識治者歟  
嘉美太息之餘爲秉筆而不辭仍載先生絕命詞并  
贊語于碑陰使篤信好學之士有所考云

徙建臨海縣儒學記

秦文

台邑治東南去百步許爲臨海縣學地逼廛市規制  
弗宏太守姑蘇顧公璘治郡之三年己卯庠士以請

公曰需哉明年庚辰弊革政成土復以請公曰可哉  
一日謁朱文公熹滕公膺祠於龍山之陽顧謂士曰  
居高俯下厥土夷曠徙哉惟茲其良士曰唯唯乃與  
同寅周公傲王公宸陳公餘馨余公信協心共議遷  
二祠于左右岡卽其中平之爲孔子廟廟翼以祠爰  
及庖庫乃立二堂以資講明旁立二齋以分肄習諸  
役方殷而公朝于京師同寅諸公繼之贊畫惟謹甫  
立櫺星門而公適至乃屏菑翳乃夷陂陁乃濬東濠  
以湮其潞右虛其區以爲頌池惟官有舍惟士有號

門于通衢以聳具瞻期月而工告成是役也磚瓦木  
甍悉因其故售地得宜以補其乏戴德慕義之民願  
輸其貲官無大費民不告勞越明年辛巳縣令喻侯  
茂堅邑博黃應賓糾率羣士釋菜於廟退集講堂閭  
閻峩峩增美在昔謂合有記以詔後人乃以幣來徵  
於余惟茲山舊爲老氏攸居莫考其始前守蒲陽方  
公始斥去之以祠文公滕公是乃爲學造物者密藏  
而緩出之其有大孕發矣惟山於德惟仁厥體惟靜  
靜故克壽仲尼錄焉以迪諸徒故士法之施仁自邇



達于海隅動罔或撓死不渝節惟庖羲氏畫卦以艮  
象山周家宰旦繫之以思故士法之以道甯志職思  
其居罔或詔瀆以犯非分惟有虞氏肇州表山作鎮  
周人瞻仰宣暢詩歌故士法之以竣厥德抗厥操絕  
類離疇鎮壓海宇中外屬望嗚呼惟學世重匪地在  
人越自今來者其懋之哉

重修清風祠記

蔡雲程

人於天地間有生必有死雖耄耋期頤無以視之理  
雖聖賢豪傑無可度之法所貴者在得其正已爾正

否之間又在乎一念決擇之勇已爾等死也不於忠  
義而於背逆不於貞烈而於淫僻不於流芳百世而  
於遺臭萬年斯亦不擇之甚矣古人有言曰甯烈烈  
而死不泯泯而生又曰甯爲玉碎毋爲瓦全是豈弗  
知生之可愛哉蓋一念之正直有見生不如死死愈  
於生故不覺其言之激也夫自有天地以至于今生  
人之類何限忽焉與草木同朽腐者皆是也其間如  
彭羨松喬輩非不以壽考多于記載而求其可恃以  
久者抑未矣惟夫忠義貞烈之人凜大節以扶綱常

奮英槩以臨患難蹈兵刃赴鼎鑊視死如歸其一時所爲捐軀隕命流離割裂之狀固貪昧隱忍者之所竊笑以爲失計然自千載之下視之儼乎猶有生氣彌久彌光殆將與天壤同敝顧彼偷生苟免者不啻犬彘之填溝壑是果孰得孰失耶余於王貞婦之事重有感焉方德祐末胡兵長驅舅姑竝夫子業已就害千夫長將欲私之貞婦誓不共天於是乎求死弗得請服衰緩辱逐馬來嶮至清楓嶺上俯窺澄潭自謂得死所嚙拇指染血題石詞極悲憤遂投崖下死

焉其一念決擇之正出於至性真有足動天地而感鬼神者遇陰雨崖血墳起如始書化屍隙地濯濯不毛至今使人拜荒祠瞻遺像森竦毛髮若接其英爽聞昔有輕薄子肆爲求疵之說其人卒以無嗣此有過祠下述其語以資談諢者立見覆舟之禍此其正氣莫可犯者弗以生存弗以死亡夫豈偶然之故哉余每經剡曲輒登祠瓣香展敬必頃必得便風送舟數驗而然是豈予之薄劣所能感召殆貞魂靈爽庸以白于人人者乎噫亦神矣邑令某君卜卽舊祠作

新之意以是爲風化攸繫若汲汲焉工旣訖請予爲記予方有感于前所云又貞婦本予臨海人也不容以不文辭遂書而歸之俾刻于石嶺昔名清楓以貞婦故易清風云

重修丹崖書院記

金賁亨

丹崖書院陳恭愍先生昔所藏脩以熏及其家若邦之子弟者也先生沒有司暨邦人遂卽而俎豆焉旣而毛給事憲請于朝錫謚建祠郡守羅侯僑爰拓故址崇構維新顧侯璘李侯金各置祀田若干嘉靖丙

申柱史張公按浙首屬今守許侯繼翻刻先生小學句讀以傳復命別駕林侯鏢相厥垣宇而重緝之益廢剝田三十畝以優及子孫與上蔡書院一時聿興邦人大悅書院故未有記別駕以屬賁亨義不敢辭維丹崖在郡城西北峭爽絕塵下連闐闐曉光相映外障大江壁立如斬前則兩峯駢起如端人秀士相對無言先生擇而居之夫亦有契于中歟先生少承若考勿齋公家學而復遊逸菴陳公之門早已知所向方及首擢春官友四方豪傑若南昌張東白永豐

羅一峯長洲吳匏庵暨吾台黃定軒謝方石諸公率  
砥礪名節期進于聖賢之道先生尤以勇任之見義  
疾趨若臨崇岡而轉巨石莫當其前莫掣其後先生  
之聲名在宇內炳炳赫赫固無容賁亨贅吾夫子嘗  
嘆未見剛者若先生非所謂剛者耶設不以纒終殆  
不知所止何如也枉史名景豫之汝陽人先生嘗仕  
豫矣嗟乎先生去豫逾五十年而枉史之所以愛慕  
崇興若有所固結于中而不可解者如此況生于先  
生之鄉者乎是歲夏五月朔記

成都建方王學先生祠堂記

趙淵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  
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  
乎息矣而況于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早以聖賢自  
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  
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生平所得力處  
斷在是矣我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  
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于是天下識與不  
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

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爲  
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  
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于所謂  
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于仁皇廣孝奪于今上遺文  
盛流天下寶之蓋出于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  
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廼借  
寮案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邱公道隆旣復聞  
于王王曰隆真儒以光我先王余責也于是承奉君  
周宣陶宣甯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伯金以襄容

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客葬于夔獻  
王惠王凡兩遷之而其墓其祠則承奉宋景之所自  
營者而今先生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  
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列聖列王  
之德此誠闢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諸君  
之效義夫亦人所難能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  
士相與遊心于先生之學云時嘉靖壬辰夏四月上

日記

重脩東湖記

秦鳴雷

台之東湖負郡郭爲湖者也以其居于東偏也故名  
按宋初爲水軍營嘉祐中徐守億徙營于城拓而爲  
湖則熙甯四年錢守誼也湖爲圃三中建堂爲共樂  
亭爲流杯規制甚備其時翠湫搖岸澄波洗月峯巒  
列障桃柳盈堤爲一郡之勝焉嗣後遞塞遞開入我  
國朝宏治丁巳陳守相復爲脩濬之以迄于今無有  
踵其美者湖遂積爲習坎灌莽之區曩時之勝人徒  
想像于暮烟清波而不可得矣豪民因占墾爲田志  
所載一萬六千步者合二湖而僅存其三之二耳萬

歷甲申侍御范公奉命按兩浙風裁獨持民懷吏畏  
行部至台南竣事卽覽輿圖之勝弔樵夫之亭徘徊  
湖側乃喟然嘆曰此湖也漫漶若此可復其故名乎  
第開與塞亦有關於郡治否也于是父老進曰台負  
山爲郡而形勝獨拙于東偏脫有警則騎可徑薄城  
下昔人營水軍于此良有深意比夫營而湖與南津  
相爲環抱亦有限帶封域或龍見而雩順勢導流則  
貫畦浮塍爲漑奚啻千頃又堪輿家言湖不瀦水則  
襟抱虧流風氣宣洩居人靡甯由斯而言則湖之于

郡所以固風氣扞寇踰而興民利也敢云無益哉公  
日嘻余實代天子以巡省方岳者也是故以明天時  
則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謠俗  
顧止于持柱後惠文搏擊大猾已邪乃進郡守張君  
會宗俾總其成屬邑令周君孔教俾任其事且戒曰  
母病民母耗費母徂目前仍貽其難于後之人二君  
奉命惟謹顧兵災之餘邑民儉迫帑藏告訕難以驟  
役大費筴之無所出獨幸一時郡邑之政與民爲便  
衆爲之附重以周令臨事有先物之智與見義之勇

故議不煩于衆慮不動于民經畫盈縮悉中肯綮力  
取耕耘之暇食取公儲之粟而又度地分工均其勞  
逸民乃大悅不俟從而自課雲動雷行畚缶齊舉周  
君坐署中治事如他日而以畢事告矣湖之深可通  
舟其濬則護以木柵以防崩嚙其岸則築以高岡以  
植桃柳置斗門于前以節旱潦徙樵夫祠于北以便  
妥靈籍占田之入于官以備脩濬中若堂若亭若橋  
結構如舊制而稍增益之湖之規制遂大備矣用夫  
以工計者六萬九千五百三十有八用粟以石計者

三千三百三十有七云周君持幣詣予請曰斯役也非侍御公倡議經維于上則僕等安能爲役夫公私享無疆之休則亦相與戴公以無疆之澤子大夫幸賜一言紀之以垂永久余曰誠然哉誠然哉而予亦享公之休者其何敢辭然不能不因而有感于世故云爾蓋先王設官雖維以上下之分而實聯以共濟之情故和衷協恭天下事未有不致于理者自後世文密法詳體勢懸隔長吏始有不自得之心以避事爲良策卽利害所繫朝不及夕猶逡巡卻步者比比

是也若湖非在窮山邃谷間而廢棄如是其久吏茲土者能一不慨于中邪豈皆憚勞費坐因循也此其故可知矣幸茲侍御公文學節槩爲臺省名流且擢舉雄步思力變世吏之習獨執體要虛心盡下而吾郡邑諸君遂得殫力畢志以效其才故成功如此其易易斯古之道也公今得代還朝矣握要秉樞固旦夕事當益廣其志意爲國家培元氣成寬裕隆平之治俾中外臣工有以自盡而無不自得之心將無偏不舉無利不興而三代之治可復矣豈區區一郡家



其休哉公名鳴謙舉辛未進士直隸江陰人張君與  
公同榜進士閩之晉江人周君江西臨川人則庚辰  
進士也時樂觀其成者同知通海趙君汝誼通判望  
江李君彥推官同安王君道顯于法皆得書

東湖樵夫祠碑記

何寬

東湖樵夫者建文君遜國時死義士也曰樵夫何夫  
姓名亡樵其業也曰東湖何夫宅里亡東湖其死所  
也祠之何夫死義故傳傳故祠也余嘗讀革除遺事  
當時仗節之臣駢首摩肩甘伏斧鑕誅率完大節人

以為高皇帝養士之報然皆兩朝委質人也身為人  
臣食焉不避其難不幸君亡誼豈容苟免求生哉而  
後世亟稱之曰忠蓋有宜死不死者故死者忠也若  
樵夫者不責之死者也不責之死而死悲哉烈矣考  
吾學編載夫樵湖上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或語夫  
曰新天子即位矣夫愕然曰帝安在人曰闔宮焚死  
夫慟哭遂投湖中死時法禁方嚴夫死而姓名宅里  
俱不傳嗟乎自古易命之際立人之朝反面以事二  
君何限猶有稱功勸進恬然不以為耻者而夫寄跡

邱樊身業樵採捐軀慷慨就義乃若此其有道不仕  
託于樵以逃焉者歟抑希蹤首陽耻食周之粟者歟  
何其死之決而壯也悲哉烈矣壬午之變吾台死義  
者凡十人建祠俎豆有年矣而夫獨不祀缺典也是  
歲春二月柱史虬峯謝公行部至台振頽飭紀丕揚  
風教臨海令周侯遂以祠樵夫請謝公曰嘻余世祖  
升嘗臣建文死其難樵夫事余聞之有餘悲焉茲義  
舉其亟圖之侯乃白于郡守番禺張君爰卽東湖亭  
而祀之祀樵夫必東湖者從死所也或曰夫死而姓

名且不傳何有于祠余曰否夫義士也其志憤其氣  
烈其遺靈豈逐湖波而東哉傳不傳夫不知也祀不  
祀後人責也昔豫讓死智伯之難語人曰凡吾所以  
爲此以媿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夫讓以國士之遇  
報人以死猶足以風後世彼夫也樵遇亦死不遇亦  
死聞其事登其祠有弗愴焉悲惕焉感者乎是真足  
爲百世風矣抑夫死百有七十餘年非謝公暨周侯  
之崇尚節義而祠不得舉是夫不遇于當時而必遇  
于後世不遇于百七十年之近而且遇于千萬世之

遠與天地無終極耳祠成周侯謁余山中屬以記余義茲舉不敢讓爰書其事歸周侯鐫于石謝公諱廷傑新建人周侯諱思稷麻城人隆慶壬申夏四月記

仙巖洞宋文信公祠記

陳錫

文信公節義文章徹天壤間矣其至吾台也則拜相後講師於北時吳賈輩充祈請使因以國降公大罵遂被留鎮江欲死之有家鉉翁杜澣以箕子事諫乃謀脫身渡儀真歷萬死而濟守將苗再成得謀語疑丞相賺城紿往揚州俾二路分伺而殺之二路分察

公忠義不忍遇荷畚者荷公以去楊帥李廷芝正所謀者于是窘甚與澣及胡文可呂武等由通州航海求二王于永嘉以圖恢復至仙巖港赭衣操舟追公公遂登岸宿上人張龢孫家龢孫後知公也糾合義士以從卒死王事赤城志吉安志文山集忠義傳載是甚詳然未有以祀公也頃歲倭寇內擾有葉氏者業茲洞郡別駕胡侯濟世以兵餉事至訪聞感昔泣然淚下曰文可公吾先也庠士葉子琰者進曰往有神附箕爲詩悲憤豈此也夫侯曰神不可知顧文信

臨汝縣志 卷十二 十一  
公所過地莫不有祀者。台何遺耶。庠士王子梅齡率同志言于太府李公光宸，因計地爲祠。葉子曰：無庸願以先世所業益以田園充之，別駕復捐五十金爲助。合而告于督學秦公梁，兵憲趙公大河，僉曰：義舉也。吾著爲令，典俾永守，弗壞事竣，屬錫記之。錫爲之太息曰：忠義在人心，同也。然所遭則殊矣。若文信公者，窮天地亘古今，無可與比。與三代無論已，蕭曹房杜竭策殫誠，可謂忠于其君耳。非社稷世守所係也。諸葛武侯、狄梁公，可謂忠于社稷矣。不幸心不得遂。

公謀其君，君亡矣；謀其社稷，社稷亡矣。迺仗孤忠而引一綫，必欲申之于萬死之餘。至今懷古者，歔歔感激，與岳氏一節，飲恨未已。豈非忠之變與？迺今海上孤踪沉淪，未泯三百年來，以別駕之至書生之言，與羣公之願而舉之，陰厓尊俎遐陬，像設而相從者，亦厠一豆其間。又豈偶然哉！大抵忠義在人，其相感也如是，可以觀天地之性矣。錫因爲歌一章，使祀公者歌之，或足以動千古之心，而樹之防也。歌曰：巖高柱，兮青天，海浩障兮百川。忠精流布兮八埏，我邦鑿地

兮得泉陳鼎俎兮沸管絃。公乘怒潮兮來翩然醉止  
執取峻龍鞭神州有截誰敢聯翊我皇朝兮億萬年  
年年海上無風烟嘉靖甲子夏記

白鷗莊記

王士性

白鷗莊者余郭東溪頭小隱處也余自滇乞骸歸九  
州已徧六岳咸舉胸中灰滅世念灑然無事真可狎  
鷗而盟之故以白鷗名其莊云東方曼倩之言曰吾  
大隱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蓬蒿之下余不能爾爾  
止堪其小也余生而憚暑復雅尚在山水間方其

青衿斗室卽思人生行樂貴在及時倘家有池塘一  
片養魚種荷散髮納涼不作揮汗咿唔卽乏簪纓亡  
傷也倖而入仕果於郭東得溪頭屋三楹桃花地一  
區然無力爲誅茅累土計已竊祿二十年所每歲必  
綜其升斗之餘漸開剔之乃始浚曲池三畝縱橫隨  
勢得二洲三島洲島非特設卽以畚畝所施處浚之  
深則成池培之高則成島浮之平則成洲洲後長松  
落落翳翳蔽日拓架六楹不施題并余在苦塊有芝  
生石中是爲紫芝白石山房房後伐棘構小樓三礎

凭虛四眺青山入牖禺中。丙夜松風鼓濤謖謖下蘋  
未入池水與蝸蟾爭籟是爲空濤閣中洲廣袤尋丈  
僅容亭趾亭之側八窗洞開承以露臺際以平橋圖  
以名山臥游四壁響答亭左右蓄游魚千頭藕花數  
百菱當其微風嫋嫋攀荷蕩珠日眩若雲是爲綠雲  
亭亦卽釣亭島南疊石壘空五嶽一拳飛磴高砗曲  
洞連環上亭石欄跨獨木其間手把楞嚴維摩造竹  
下嚼白蓮華而讀是爲蓮社東島竹籬茅舍時就簷  
下汲水煮茗若其返照入林正落石牀茶竈上是爲

夕陽塢塢選駉植木犀秋宇天香金粟離離是爲小  
山叢桂西島員亭如蓋週畫檻焉松杉夾水下繫釣  
船浮光耀金得月爲最是爲先月墩墩下有臺樹洞  
庭橘瑤花滿地星實倒垂芳馨襲人螺旋而上其上  
是爲嘉樹臺清溪溶溶白石齒齒堤之而滙于深池  
扁舟弄月恍惚龍女戲珠而出是爲白龍谿瀕谿有  
崖橫百尺懸碕織楚秋江菡萏雲錦五色是爲芙蓉  
城纍纍三石忽如落星盤渦轉石浴鷺驚下是爲三  
星石水心之劍蘭亭之字泚清漣漪脩襖上巳是爲

山水瀨竹林精舍廬岳高僧焚香掃碧喃喃經聲左  
有傑閣牙籤玉軸五千卷得十二焉世傳天台藏也  
是爲小祇林爲龍藏西舍晝春響過流雲石家金谷  
以娛美人是爲雲碓山椒舊有白雲宮龍歸雲懶作  
幽人伴片石枕頭獨往獨還是爲臥雲坪巨坂頽羸  
茵草而坐譚名理雜世諦更相枕藉樂不知疲是爲  
忘歸石嗟嗟是地也宋秘閣陳先生良翰所營而居  
也三百年間傳于所不知之何人而展轉及余余安  
知來者之復爲誰也余又嘗登樓而望高墳淺土林

林若蒿邈以爲台之北邙而陳先生其時者所未有  
也夫後視今今視昔白衣蒼狗世態大都若此矣余  
時時酒澆之而呼之曰塚中人塚中人悠悠青山爾  
居其內我觀其外居者爲歸人觀者爲過客吾女自  
來去共此風月夕語未竟彷彿有依女蘿而言者曰  
歸休乎君哉爲我試觀平泉醒酒虎邱點頭二石俱  
存否余應之曰諾長嘯而去

遊天台山記

王士性

志稱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山有八重如張大帆以

其上應台星故名天台。天台山以華頂爲絕頂，如桐栢赤城瀑布，佛隴東蒼皆其別號。神邕以赤城爲天台，山南門徐靈府又以剡縣金庭觀爲北門。天台山脈起大盤而委爲四明，其過天姥發頂落地爲五支，其入山四漫而非一途。余嘗三至華頂，其始也從國清入，抵縣出北門，過神蹟石，西觀霞標在望。道書玉京洞十大洞天之一也。巖皆赤色，望之如雉堞，因名赤城。絕頂浮屠七級，飛泉噴沫，落于中巖。中巖寺嵌巖中，曇猷洗腸井，井邊青韭，今尚生也。下山東十

里，入國清浮屠，比赤城倍之。然不見九里松矣。惟餘萬松徑三字圍八尺，鑿石山門寺，負五峰如辰石坎。泉盈尺，普明師卓錫而成。左廊三石錯立，則寒拾舊竈石也。智顛建台山十八刹，此爲定光授記第一道場。出門平橋際崖，泓澗度盤迴嶺，以入澗水自高山落，與石齒嚙喧，虺叫號如璣，如練如翔鸞，鳳倏忽萬狀，別澗而上。金地嶺坐定光，招手石指銀山，稱佛壠焉。寺號真覺，則知大師所從。蛻骨雙石塔，存路側。有大慈寺，倚大雷峰。傍智者泉寺，燬而唐梁肅石碑一



坐尚樹于畛壠間東望灌莽中寺在其下曰高明寺  
路傍巨石僧指堂書天台山并隸教源二字近白雲  
峰下又有太平寺址蓋三寺相犄角焉東北爲司馬  
晦山道書第十六福地又北爲靈墟則白雲先生所  
棲息焉亦七十二福地之一也或者以天封當之咸  
從金地別一岐而東行旣踰嶺折而西北數里兩崖  
如闕鉅石踞其表罡風蓬蓬起驅石如舞人行不成  
步卽六月披裘而慄名寒風闕過闕數里爲龍王堂  
西岐乃去石梁東則上萃頂經察嶺亂石飛翥在所

成趣石有峽焉爲書留雲漢徵君高察隱居也又數  
里下雙溪上天柱峰磴道偪仄下輿拾級而上十里  
至竹院佛弟子真清與教源叢林精舍經聲喃喃足  
稱娑婆淨土轉峰左側路三里許上下二溪池縮谷  
口淪漪破綠金魚數千頭最爲高山之勝池中爲馳  
道度蓮華峰下爲萃頂禪林出其左三里踰嶺有王  
右軍墨池焉上爲太白堂堂廢池存余爲建三楹貌  
二公于中顏以萬八千丈峯頭再上二里則絕頂也  
知大師于此降魔舊有塔與禮經臺時方盛暑露坐

見天星大于拳動熒熒堪摘且皆四垂脛脛下夫茲  
山巖高視地高耳莊生所謂遠而無所止極者其視  
下蒼蒼亦若是耶何得星辰四顧在下且大于他時  
倍蕤心詫焉涼飈起谷中雜天地二籟以號竟夕不  
成寐計漏下五鼓矣道人報海底日上急披衣起東  
方大紫氣籠聚黯黯中上有金縷萬丈正射余衣上  
余大叫雲海盪吾心胸矣道人曰未也已片時則一  
赤輪如鎔銀汁蕩滄而上前五色盡滅始知向所見  
影也是爲第二日哉日輪漸高溪源草木如畫東眺

四明西招括蒼南望雁宕北眺錢塘四方千里隱隱  
可矚羣山伏地僅如田塍而此山了然上出如懸一  
朶青蓮花方開而瓣垂垂也昔人故以華頂名之始  
悟夜對星辰非爲羣山無礙若天下垂故耶斯一遊  
也足雄生平矣然猶未半天台也其繼至也則由桐  
栢入由間道龜溪信宿翠屏西下數十里至寒明二  
巖二巖洞一山以脊相背而倚明巖道不容軌兩石  
峙如門夾之巖竇嵌空飛閣重櫺半在巖間不復覆  
以茆瓦卽石成簷如赤城也洞口有帽影馬跡俗稱

爲閭邱太守允遺云允謁寒山拾得于國清竈中追  
及之二仙拍掌笑入巖去巖闔閭邱蛻焉崖上飛泉  
百丈以鐵鍊斜接之又北行轉五里餘始至寒巖馬  
首望巖真如天上芙蓉十二城亦彷彿行黃牛峽也  
寒巖石壁高百丈如屏洞做容數百人夏至不見日  
影一石方正則寒山子宴坐處也西臨絕壑爲天橋  
堂宇皆置巖下時有翠色入戶牖堪挹又北行五里  
過清溪入護國寺尋桃源繡壁夾澗岞嶸而立水流  
亂石間聲如珮環者十里三折乃至其奧每折似堂

皇局戶不見去來中有潭清冽沁骨名金橋立潭邊  
仰望三峯如菴畫而東峯特秀上有石如縮髻名雙  
女峯昔人見雙鬟戲水或云其精靈所爲然蓬藿嶮  
岨難于懸度余乃于離別巖下鑿石通道構一室于  
洞口爲桃花塢扁以儷仙屋頭種桃千樹茶十畦買  
山田二十雙計作菟裘他日二娥想當相俟于桃花  
碧落間也左循麓至紫凝山瀑布懸流一千丈陸羽  
第爲天下十七水又數里上桐栢嶺始入山嶺行可  
一里宮其上豁然夷曠環以九峯玉女玉泉華琳玉

霄紫霄臥龍蓮花翠微也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謂  
王子晉治之又云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治桐栢宮  
今宮有二子像玉石鏗然非山所產也司馬氏遺跡  
亦已杳然宮有醴泉前有女梭溪從印山轉南水口  
爲三井下流入瀑布中自桐栢西行五里至瓊臺臺  
在大壑之心石由空起狀如削瓜下俯百丈潭心骨  
驚悸沿流南轉至雙闕皆翠壁一抹森倚相向宋山  
人張無夢結趺焉稱仙座折而回仍過崇道觀行羅  
漢嶺數里而入萬年寺寺抱八峰晉帛道猷所振錫

而營也門外巨杉百本其大參天其後供五百大士  
有閣存焉出寺又且十里而至慈聖寺寺當山西北  
僻處經歲無遊人良修真者所棲也東五里穿叢樾  
路絕復攀藤而進乃得斷橋兩崖接棟中不合者一  
線飛流注巖下如簾狀成二石池有龍居焉石壑之  
最奇者也又循鳥道西十里而至石梁山壁對峙一  
巨石如長虹橫架之龜脊蕨苔廣不盈咫前臨萬仞  
壑上游澗水二壘流墮石梁下如震雷晝夜鳴非遺  
生死真莫能渡上有曇華亭楹半外垂王龜齡碑刻

存焉其前身此橋殿首座也傍爲蓋竹洞三十六洞天之一志稱石橋方廣寺五百應真示現處隱于石中樵人牧子時聞鐘聲之響然皆不可睹矣是夕宿海會庵明日從間路上山不經天柱而登華頂其三至也則從樵溪入樵溪者歡溪也爲處士顧歡而名孫興公所謂濟樵溪而直進是也取道自資福寺過陸龜蒙所銘怪松循蒼山而西三十里至慧明寺禪林始入歡隩泐溪入十里抵天封寺寺最鉅麗右楹有異僧以木屑縛爲柱常存東爲智者嶺中有卓錫

泉過天封一澗從華頂流下亦循澗上十里而至華頂時山高風寒甚草木不生惟太白堂前三娑羅樹四月花開如芍藥寺前一杉一檜綠成陰耳其他從護國寺從天姥嶺咸寓足焉而獨未從山北上天姥者天台之來山也故稱姥焉天台山北水二石梁水流入剡雙溪水流入明天封水東流過甯海入海萬年水西流出王渡入剡餘皆會清流而下靈江夫天台山蓋自古爲仙佛窟宅彼洞天福地之說儒者謂誕不經然余行山中見其川谷盤互氣象不類人世況

且上有靈芝醴泉又木有羅漢菩提草有觀音長生  
花有娑羅藥有茯苓黃精則非獨人有之于物亦然

天台儒學重刻科甲題名記

應明德

令甲進士登科詔立石國子監勅大臣撰記今天下  
郡邑儒學立科甲題名記倣此其列科敘代稍異制  
焉余昔遊南雍周覽宮牆觀創造遺烈國初題名之  
石尙存革除間削去四人當時雖惡其抗節亦將使  
後世無聞焉詎意至今猶能指而示之曰此黃公子  
澄也此練公子甯也此齊公泰也此盧公原質也至

於姓氏朗然在石者卽其鄉人尚昧其歷履若不知  
有此人然是則立石之意欲使其名之傳而所以傳  
其名者又不在石焉是以君子貴立身也身立而名  
彰無記焉可也制行一虧受汙千古雖有記焉祇足  
以貽後人指摘耳可畏哉天台縣儒學舊有科甲題  
名記立于正德初年至嘉靖己丑學宮被石隨燬後  
進之士無以考先哲於是重刻學宮之旁間記于明  
德嗟乎文運升降振古如茲而士之積業隨焉豈氣  
數使然耶天台人物之盛前代不數我朝自宏治以

前科甲之盛卽兩浙莫並。乃近歲或少讓焉。夷考當年一時人材之盛。德業文章。傳布遐裔。不惟天台之士能立其姓名。邑里兒童走卒。類能言之。無記石可也。立石之意。蓋曰諸士旦夕學宮。遐思不若近接觸目。可以省心。某也德業某也文章。而我何可以弗若也。則竦然思某科選士之多。某科選士之寡。而今何弗如昔也。則趨然奮良有司。葺學宮以羣賢。士嚴父師。簡科條以端士習。諸士子夙夜自勵。思媿前脩。士心之壯。卽文運之昌也。是在諸士自勉也已。

臨海縣學田記

王亮

古者膠庠之設有養道焉。然養之上庠。養之下庠。上中下士必有數也。後世羣俊彥而聚之于黌序。多者以千計。少者亦不減數百人。旣無龜手之能。又乏牽車之術。朝夕匏繫學宮。自非世業足資餬口之謂。何故以余官轍所至。見學必置田。而收入之富。如京如坻。若白鹿石鼓一書院之租。動名數千。無論土著生徒。無事他營。得資饗飧。而四方遊士。其至如歸。此真太平之象。而良有司所作。興不可誣也。吾合僻處山

海規制不備一遇荒歉士之食貧者其難更倍聞欲請之公廩而上之人又若爲一錢半菽具有經制卽煦濡沫濕時稱不乏終非可久之策所幸郡伯劉公在事公廉精核纖鉅必親時諸生以學租湮沒爲言公廼謀于司理黃公邑令萬公查曩所撥學田之沒于湖田者五十畝新圳地三百畝共可得租銀若干歲報兩庠貧士賑之且也間分俸錢醵與之婚鬻與之掩焚與之居者又若而人諸生不勝挾纊之感而特恐後之漫漶也公或移之于他費而不必盡在于

學宮私或侵之于豪強而不得長滋于寒士于是醵金以鑄之石而庠彥金應薦張君滌牟夢禎王宇周大任柴望陳學周等徵記于余余惟公之謀學校也不啻其家公之謀諸生也不啻其子弟夫甯爲樹德也乎哉蓋大裘廣廈盡庇寒士者豪杰之用心而況于當師帥之任蓋不容有他辭焉耳第竊置方新而聞風踵美如白鹿石鼓故事以助成風化之盛則在後之君子有同心焉雖然于諸生歎無責乎古有藜羹不飽牛衣仆臥者風節事業彪炳宇內卽如范文



正公守睢陽啓孫明復之賢月給俸錢三千而太山  
卒以經術被召此又上下相成之美也余不佞敢干  
公今日之舉而望之遂授記公名夢松字國夏萬歷  
乙未進士閩之同安人

嘯風亭記

余養蒙

嘯風亭者續南句臚王恒叔爲正學方先生香火署  
也先生祠始于南大宗伯瓊臺王公碑載先生顛末  
盡悉迺茲亭則恒叔以先生祠崎嶇阻山遊人登陟  
瞻拜先生者趾相錯多躊躇不進因命僧隆義緣山

築塹爲一亩亭以便往來稅止乃業未半而恒叔捐  
世遂棄而不舉者累年是歲春新都殷公與可退食  
餘閒邀集同臺諸公偕遊其地余指曰此友人王恒  
叔所營坯壤而未就者儻邀寵靈得藉手爲奚斯甯  
辭拮据不以竟前志諸公遂慨然僉嘉余舉遂以其  
狀白大中丞耿公公喜甚如請因各出公貯若干爲  
版築計時又值繕部戴公祇役將作亦庀餘材佐之  
鳩工結構巋然孤巘一奇觀矣嗟嗟先生仗節九死  
不知葬地越二百年而汪公始爲表墓又越五年而

王公始為享祠又越五年而恒叔始為壇未成又越五年余以薄宦始邀寵諸公卒業自古稱夷齊風起直百世上下良然亭成未之名適吾鄉孝廉伯度王君自普陀來出其橐中藏挽先生詩二律感慨足弔千古遂屬渠為額且竟伯氏恒叔志因名嘯風取詩人羈愁孤憤因風長嘯之義且以俟後之君子登高懷古慷慨揮毫共識不朽焉耳是役也則大中丞麻城耿公侍御瀘州王公內江蕭公高安朱公沁水孫公獲鹿胡公海豐關公內鄉李公暨繕部蕭山戴公

實藉義舉云萬歷癸卯仲夏記

重建邑庠文昌閣記

以下國朝

何紘度

華頂高百越蜿蜒而入赤城龍顧山一峙於郡北當治城中樞臨庠建焉歲順治丙戌值鼎革之初兵火薦臻泮宮鞠為茂草廣文四明醉六何師振鐸蒞止嘉惠人文更新膠序日擊文昌帝君像存榛棘間慨然曰予聞梓潼帝君一十七世而為士大夫身福善禍淫助流文教功與宣尼至聖等柰何聽其剝落至斯乎遂捐苜蓿廉俸卜地于啓聖祠址建樓數楹

以祀帝君登樓四望朱霞天半自西來者天台佛隴也紫瀾風迴朝宗于東者滄溟天池也青嵐排闥鸞翥鵠立者三台雲峯也邇在几席矯首天路鱗甲欲動者其為龍顧山乎爰以望龍名樓越歲戊子宮賓與師夢帝君授隱語既寤占數六壬得作賓之兆應宜四雋迨秋闈棘撤適如厥占都人士相與慶于庠謂師之命名卜吉期多士以利見今有其徵矣以予亦戊子薦命記于予予曰夫行天者龍從龍者雲龍之為義易道備矣凡我同人登斯樓也近聖人之澤

宮饗帝君之福嘏為天飛為雲行期無負我師教思爾遂為是記

金陵重建方正學先生祠碑記 洪若臯

今夫抗節死義事不諱于盛朝旌烈顯忠典不湮于易世所以然者整天綱而扶人極道蓋存乎廣勵也明初方正學先生邁遜國之變伏鑕死闕下樹烈特奇蒙禍特酷其殉難本末業光照史冊炳炳麟麟無庸辭費惟是梅岡一坏上相傳為門人王稔輩瘞路地自洪熙解網之後南中士君子因慨焉弔之樹之

禍之且又從而祠之若宗伯王公客部汪公祠部湯公葛公以及南臺幕余公固班班可考者嗟乎忠義在人心其不容晷滅如是乃歲久而圯圯且鞠爲茂草矣豈人心果異于曩時哉抑世數興衰使然也余先生梓里歲己亥奉命權西清公餘攬勝南郊遊眺雨花臺訪先生祠故址感咨者久之思有以脩舉焉而未逮也越庚子采風爰兼命是題課士而學博朱君謨久懷是志遂相率弟子員輩以庀材鳩工來請余曰此余素心也然而實難難名因而實創也

難時詘而舉贏也難競始怠終而余且迫簡書也朱君曰是甚易天下事事集于力焉爾力集于心焉爾心與力交集則功奏必適觀厥成而余則又曰唯唯然代異矣懼鄰悖里同矣懼鄰私非守土而任之分越矣懼鄰咎且奈何朱君則又曰否否悖不悖于天彝私不私于朽骨咎不咎于輜軒盍請諸當事而以身倡焉疇義之弗協匪其言聽然覺有當于余心也遂徧白之三臺百執及都人士諏日擇士以從事焉祠舊踞梅岡之巔巔負風故勢不可久今從日者言

徒之北麓鑿山累土倚墓道以奠厥基坐良向坤與  
兩花對峙卜善地也祠堂三楹翼以精舍而廡環其  
東具如堂數有門伉然有磴秩然有坊表穹窿然而  
其內則俎豆几筵罔不畢備竭敬思也遺像剝落夙  
寓僧寮茲祀以特牲迎之上座月青而繪畫之衣冠  
一如其故循舊制也祠右有亭昔名木末今亭與木  
偕盡而蹟不可隳并改建于祠北數武上北拱鍾阜  
南挹大江西瞰浮屠東憑高座安隱諸名利錯焉收  
四面之勝顏曰古木末亭示新構也土木營繕邪許

力作之徒靡至而無所棲息咸假息于永甯寺寺舊  
有守祠僧系祠成仍令析居俾典香火嘉前勞也歲  
時遊觀毋納婦女毋留飲博毋縱坦臥毋污塗毋牧  
踐而坎石並筦鑰于守僧中往禁也計肇工孟秋上  
浣訖竣事季秋中浣費不謀公帑力不徵民間出勸  
輸者十三出捐橐者十七費儉以給功敏以完曾不  
數月間而載觀百年丹雘之盛式妥千秋陟降之靈  
微朱君言孰成余志哉嗟乎血埋化碧蔓草猶香心  
鑄成丹鬚眉皆映過先生祠者其亦可感奮而興起

矣而或有爲之說者則謂先生之在當日濱九死且  
不回湛十族且不顧其浩然孤往之氣真有糠粃六  
合云者抑何有于區區環堵之宮而必借一祠爲先  
生重似乎迂濶寡當然余固聞諸上志矣曰無廢祀  
事夫祀事之不可廢非以爲禱祠也所以勸義而興  
化也故曰國祀勿廢野祀勿廢野祀又所以佐國祀  
之闕也今

聖天子龍興首崇風教諸凡鄙忠有特典褒舊有殊恩  
亦旣蒸蒸乎作興寓內矣而獨此一坏土者爲朝賢

封事所未及余竊不自量捫然起而圖之用以宣

朝廷德意廣勵來者豈謂先生藉祠重哉政藉先生重  
祠耳後之君子身際盛朝卽無願事先生之事也而  
不可不心先生之心庶幾整天綱扶人極千古而下  
俾先生不朽先生之祠不朽卽余與諸君子今日從  
事于先生之祠者亦賴以不朽

下津石橋記

洪若臯

余嘗考宋蔡襄創洛陽橋梁四十七道長三百六十  
丈廣一丈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

錢一千四百萬悉求諸施者肇工之初選時揆日皆  
豫撈江神凡築墩壘趾神則來相至今泉之人能言  
之乃閩人又爲余言泉州有烏嶼嶼四面皆海上可  
居人數萬有僧道詢少遇了角髯道人授以丹丸爲  
募造石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名曰鳳嶼盤光  
橋其長與濶比洛陽橋倍十之三此兩橋海中相望  
如一虹然余不信者久之今觀余台乃無疑矣台郡  
城西南逼靈江江接大海舊有三津朝天門外曰上  
津與善門外曰中津靖越門外曰下津宋守唐仲友

爲建浮橋名曰中津橋實在下津高里橋下其下津  
江面濶于中津五倍每夏秋間洪水驟盈橋船漂散  
車徒病涉日久乃遷而之中津金鷄巖下地當正午  
之方橋身直衝城腹木火相攘坎離失次最爲刑家  
所忌明崇禎時郡守閔公繼縉捐貲移其橋于下津  
名曰復盛橋將以復古之盛意甚美也 國朝順治  
初亦因橋船屢失脩補爲艱仍還之金鷄巖下康熙  
戊申有僧妙真毅然發願造石橋于下津之舊趾人  
咸笑之曰波濤洶湧母徒葬江魚腹中爲也僧曰不

然人患立志不堅耳後十二年當有石橋可行橋不成余誓投身江水冀來生以畢前願遂廣募十方先建寶臨寺招僧以備伐木運石之用台舊無石倉僧于十三都勘古倉故迹召匠開採橋離倉僅十里水路舟船石料遂運用不匱乃量度江面計一百一十八丈築五十墩每墩濶八尺長三丈六尺墩上捲十六洞中十洞每洞長六丈六尺南北六洞每洞長五丈六尺濶如墩數橋面每洞鋪石五十片鑲邊石四百塊欄杆石三十六塊蓮花柱石一十六塊每墩兩

築蓮花浮圖二座其纍墩趾之法每墩用松木三百株密椿規而圍之如桶形中空七八尺椿每株長三丈計水深一丈八尺每椿入水用兩船衆立船上樁之令木入土一丈二尺其木末適與水面相平繼用石五十船自上擲而下護其椿趾俾內外相半其石與椿平椿上蓋水盤石一十一塊每塊廣三尺三寸長一丈三尺厚二尺盤上築墩高一丈六尺其捲洞之法每洞于兩墩水盤之際用松木百餘株排爲架上爲穹窿形架上捲石五百塊撤架而梁成凡諸



規畫無匠師之傳無成法之依悉自僧手指口授絲  
髮不爽起于戊申迄于己未果十二年而成橋成名  
之曰下津石橋從其地焉云耳余于僧殆不能無異  
也夫以蔡端明之才糜金錢一千四百萬之夥尚須  
海童告期陽侯示勸使道詢不遇髯翁而烏嶼安能  
加于洛陽橋一等台當民窮財盡之秋救死不贍縱  
有好施詎能巨萬纍纍今以赤身撒手之人與之議  
築環堵之宮增土階三尺鮮不色阻者僧不然瓢笠  
非有移山鞭石之奇一旦荷千觔擔子聳肩便行卒

如所願其故宮耶詎非余台衰極勢將復盛而有神  
助于其間乎則石橋之建又豈徒然已也是爲記僧  
法名妙真號恒慎姓陳臨邑人年四十一歲祝髮十  
于三洞橋之廣濟堂康熙己未仲秋記

重建八忠祠記

洪若臯

康熙甲寅值

天  
了龍飛十三年三逆藩同時反冬十月耿逆兵圍城  
越明年八月寇退郡守高公司馬祖公別駕王公他  
務未遑共謀重建明朝之八忠祠者按祠嘉靖時郡

守羅僑所建祀建文死難八人其一爲甯海方正學  
先生先生徇難始末炳炳史冊不復贅次則葉先生  
惠仲臨海人建文時以知縣充史官脩太祖實錄指  
燕師爲逆黨永樂元年論指斥事不屈死之王先生  
叔英太平人字元采官翰林修撰北兵起奉命募師  
廣德聞難沐浴具衣冠作絕命詞自經徐先生屋黃  
巖人字宗實官兵部右侍郎奉命招兵兩浙破逮不  
屈死之鄭先生華臨海人字思孝洪武進士行人請  
東平州判官燕將朱能分兵東下州守貳皆走先生

力疾出戰被擒罵賊而死盧先生原質甯海人官大  
常寺少卿少從方先生游召見不屈被殺鄭先生恕  
盧先生迴皆仙居人恕字本忠蕭縣知縣北將王聰  
攻城城陷死之迥字士恭官戶部左侍郎京師陷抗  
節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當日祠堂位次  
不以官不以地不以死事之先後或論齒云祠初名  
忠節又名九忠蓋附東湖樵夫也續祀樵夫于湖亭  
故名八忠云或謂甯海林公嘉猷鄭五智應附祀而  
不及豈以連坐而非死義故與茲不具論祠舊址在

龍顏山東久圯今重建于城隍山之麓堂僅三楹向  
巾子雙峯亂離之後工匠寥落零脩碎葺至丁巳告  
成立主迎牲豎石以誌其事諸公屬予爲記予不敢  
以不文辭曰嗟乎人卽千載下聞忠臣之名未有不  
愛而敬聞奸臣之名未有不唾而罵者天地之性然  
也天爲民而立之君臣輔君而爲之治凡期以安定  
天下而止定天下莫大于三綱五常綱常不立則上  
下倒懸人心板蕩禍亂何時已故凡忠臣之死皆死  
三綱五常也彼奸佞之徒止知榮身保妻子不復顧

及天下生民如晉世八王骨肉相殘王衍首營三窟  
迨身被賊擒俯首乞命卒死排墻之下中原因之陸  
沉唐末五代朝君暮仇馮道歷事四姓八君以勸進  
爲保富貴之符五十年生民塗炭此夫子深恨患得  
患失之鄙夫爲世害也明太祖得天下于羣雄首祀  
余闕而誅危素其識見有大過人者一傳而燕兵起  
李景隆輩忘君賣國金川不守篡逆之主晏然而登  
大位天下幾不識三綱五常爲何物一時仗節諸臣  
羣起而爭之愈爭愈殺愈殺愈劬蓋至骨肉已盡形

影都消其忠義之氣浩然忿然怒不少釋俾刑威慘刻之夫智索計窮窮則悔悔則思躡地跼天怛焉若喪四顧天下無以容其身于是遷國都脩文競武窮征荒裔不敢一日自逸至殉渝州之役曰吾本無利于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由是良心現而綱常之義明天下羣知君臣上下之分不可干一傳再傳而下往而還斷而續忘軀殉國甘死如飴之士接軫奮興孟賢高煦真鐸宸濠之屬奸僞憑凌不啻蝸焉曾不敢躡斧側隙地二百七十餘年享太平無事之福者

皆諸忠臣激憤之力而高祖培植之功深也今國  
家設二藩于滇黔閩粵之間歲糜協餉數百萬四方  
已定義徵藩以省兵無非爲奠安生民計乃詭勝輒  
被之徒身圖富貴簧鼓叛逆之夫兵連禍結藉令  
國家出師無亞夫趙涉之忠城守乏張巡許遠之節  
則生民糜爛其何能已此諸公于寇退之後亟亟于  
祀入忠蓋天地之性感觸而起豈偶然哉自是拜祠  
下者俾千百世知忠臣之可愛敬奸臣之可唾詈若  
此於以挽回人心養世道平康之福所裨非淺鮮也

予因特筆而爲之記高公名培字尚孚蘄州人祖公  
名進朝字君龍遼東人王公名大綸字德扶大興人  
台道楊公保全台城碑記  
洪若臯

今夫懷不忍之心者德也敷宏濟之畧者才也固守  
城池恢復封疆者功也三者具而國家始賴有全人  
焉惟我台巡憲楊公有足紀者歲甲寅閩逆竊發變  
起倉猝沿海諸鎮營望屛犇潰五月破平陽屠瑞安  
遂至溫州逆鎮祖宏勳內叛樂濤大荆太平相繼附  
賊八月陷黃巖賊帥曾養性朱飛熊輩水陸兵號十

數萬肆滔天之膽幾成破竹之形時一朝廷亟議守  
台滿漢大兵驟集郡城街填巷溢居民驚竄守者嚴  
城門以禁之逃者日益衆四方土賊蠡起岷之長樂  
開原甯之大嵐山賊徒各擁衆數萬攻城破邑甯紹  
之路不通糧餉斷絕百姓顛沛流離竄伏窮巖之中  
鄉城爲墟烟火無聞岌岌危城人無固志于是有議  
棄台州者台爲甯紹門戶台州失則浙東非復朝  
廷有矣適公奉命分臬我台蒞省會兼程就道至  
日卽聚滿漢羣帥而言曰朝廷養軍數十年一日

視封疆如草芥可乎衆咸以餉乏民迹爲辭公曰君等誠能聽若言從予所約束十日之內民不歸餉不足者責在予否則予有謝官而去耳公從龍舊臣久歷樞部威名才畧素爲滿漢所推服故衆唯唯咸惟公是命公卽下令凡軍中有強買者有搶奪者有拉取民夫者悉惟本道是訴弛城門之禁聽居民出入不旬日間逃散之民男婦老幼攜襁入城連路不絕具如公所計公招徠商賈公平市易一應糧料悉照市價給買小民感德急公不憚深山窮谷雖斗米束

草莫不挑負入城以需供應一時阨危之城百姓歡聲如雷三軍咸有起色而台城始可議守矣旣而寇薄城下阻江水而陣築城延四五十里砲火礮聲晝夜不絕我師來自瞭倭山西自八疊滿漢營盤數十座設木柵浚深濠築土固以至鋪橋造船脩城運砲無一不用民之力公念民枵腹從役捐貲買米日給三餐其被賊砲死者傷者公爲厚給棺葬醫藥之費公愛民不得不用民民愛公不忍不爲公用驅百千皮骨僅存之衆就役于鋒鏑死亡之下晝夜竭作而

不致逃竄皆忠誠爲之感激恩惠爲之固結也賊所  
至類割民髮辦民旣割辦勢難來歸公言于各帥自  
今滿漢士卒凡割辦之民皆毋得問由是民陷賊者  
相率投歸不絕于道至仙居乃郡之右臂也仙居不  
守則賊得跨天台而斷我糧道滿漢羣帥以鞭長不  
及撤仙居之防而守郡城公爭之不能得時大將  
軍康親王甯海將軍固山貝子蒞省公卽繕啟備  
言仙居不可棄狀親王覽之深器公才識  
焉繼貝子統師蒞台一見公喜甚公具陳地方利

弊民生休戚軍中機宐事事當貝子意貝子亦  
事事諮詢于公公因首陳復仙居之策仙居旣復軍  
令久不降以城中子女給兵公聞之爲極言其不可  
至痛哭失聲貝子由是益善公遂令聽民取贖  
貝子蒞台凡一載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一笠之取必  
誅寸草之遺莫拾公啟廼之功居多也繼而賊恃長  
江之阻圍困經年我師數戰不利公知必有愍不畏  
死之徒潛爲賊耳目者如王從龍邱文挺輩皆盤結  
軍中左右公摘發如神獲執僞札私書啓貝子而

立磔之于市三軍竦栗賊寇聞之膽碎心寒而株連之輩槩予以朝廷寬大之恩使愚民咸畏威懷德飯心本朝而不復爲賊用已而奸宄屏戢我兵陽渡浮橋以攻其前別擊茅坪以分其衆陰取梁蓬以斷其後賊寇烏驚獸駭鼠竄狼奔連壘夜遁自相蹂殺經年數百里之寇氛一旦肅清焉而公先事之籌帷幄之贊實優焉公生平喜讀書明大義無事不以生民爲念推心置人腹中當土寇編四鄉有執洋梵村居民八十七人爲真賊欲誅之滿漢羣帥會公訊公以

身無器械法無死理衆皆強執之公正色曰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今法不宜死而置之死冥冥之中誰司其咎八十餘人之命竟以獲全或又以郡東溪口大汾十數都爲賊接濟糧餉啓貝子請屠之貝子怒然意不欲概戮亟命公廉訪分其首從而加誅焉公故遲之又久報曰沿海之民地近賊巢官兵遠不能援各爲保身家妻子之計無所分別其首從也貝子曰然則必盡誅之公曰賊寇在境未誅先殺居民可乎貝子心然之以片語而全活數萬生靈之



命者如此先是公兼程蒞任至岢縣爲長樂諸賊所圍公以防守卒數百人開城破賊數萬解圍而出其文武兼備又如此甫蒞台歲餘內郡陞公分守江右士民攀轅號泣頽貝子題請加銜留任此天之憫我台特借公一人而俾大有造也昔辛公堅守二匝流馨滕子還轅百祀斯饗以公之德之才之功在我台人浹肌膚而昭耳目安可不刻石用志千秋哉公諱應魁號斗菴遼東籍四川人

臨海縣志卷之十二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horizont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